



統一救國，是四萬萬五千萬國民的重大課題了。不論是南京所主持的和平運動，即與此對立的重慶及延安底抗戰，都同樣地以「救國」

爲名，「統一」爲目的而戰。但是，人民感到最重要的，是依賴甚麼勢力去「統一」？和誰是「救國」者的問題，實在，這是因爲人民知道統一決不會就真的能夠救國底緣故。

「統一」和「救國」，固然是有着不可分的關係，可是也不能忘了兩者具有個別的概念

。汪故主席的發起和平救國運動，是因蔣介石的以「抗戰」而「統一」的

## 論統一救國運動

運動並非救國，相反地，是步上亡國的途徑。毛澤東一派之所以得不到大多數人民的支持，也因他們的統一運動不能和人民滿足的救國目的相一致。

誰是新的中國統一者？誰是非他莫屬？那選擇的權利，是爲我們人民所掌握着。但我們以什麼作標準去選出這統一者？那必問到統一者的資格如何，誰是照着真正字義去做的救國者。中國的危機，就是在於統一者過多，而且，他們又沒一個具備有救國的資格

延安召開中共七全大會，先發制重慶的國民黨六

全大會，中共委員拒絕出席國民參政會議，而與國民大會對抗的「解放區人民代表會議」將告召開。「抗日統一戰線」已在戰爭未結束之前破綻百出，這同時也帶有依賴抗戰而欲救國的完全失敗底意義。

中國的救星，到底還是人民，四萬萬五千萬的每一個人，都非是救國的資格者不可。「現在，誰去救國」，人民對國家漠不關心，是會招致統一救國運動的失敗的。因這樣的人民底傍觀者態度，無形中授予沒有救國資格人物以「統一」的機會，於是，統一和救國矛盾發生。

對此，胡蘭成最近對一切既成的「統一救國運動」加以駁斥，期待由新整的政治運動而統

一救國，這些是值得注目的。但是，這不過是一小例而已。政治終非有力量不行，這力量是握在人民手裏，換言之，人民的支持，也即是政治力的根底。重慶與延安的所以同樣強壓着言論自由，蓋因恐出言論的自由而失却人民的支持。而胡蘭成的運動是發生在和平地區，該是更堪注目的。國民能發見具有救國資格的，應予以統一的力量，這樣，統一和救國才得沒有矛盾的統合起來。

### 文友月刊 目錄

第五卷 第五期  
第七月下期發行

論統一救國運動……(卷頭語) 1

隨筆  
談醫生……建中 2  
漫談跑單幫……魯依 2  
對不起……王正風 3  
官與民之間……陳偃 3

小說小道……(文藝研究論文) 立齋 4  
現鈔缺乏之因果……滄海 7  
空之科學……編輯部 8  
祝海保四周年……穆山 9  
芩芩……上官櫻 10

散文  
愛何之舵……蘭紅 12  
孃娜的煙雲……麥芒 12  
偶感……清泉 13

新詩  
念遠人……燕子 15  
憶當年……伯良 15

#### 滿州特選小說

山海外經……古丁作 16  
祖孫之間……疑運作 12  
國寶……(影評) 金長風 28  
封面畫……(金魚) 甲斐宗平作



## 隨筆

談醫生

建中

操醫是濟世的，神聖的。我們患過病的，進過醫院的，當然更是曉得醫生是怎樣的偉大呀！我有一位同學，也是同鄉，這學期從遠處的杭州運來了一個半月，原因是頭打破了，醫治了這麼許多日子，頭上還緊縛着紗布，敷着藥。青年人性喜活動，寒假裏；翹首渴望着的假期，那肯輕易讓牠溜去，有一天，他在故鄉省立杭州師範學校裏玩籃球，緊張的情緒，興奮的意氣，誰也抑止不了。因為投籃過於猛烈，球離手後，不能停住脚步，直衝到牆角，頓時頭破血流，一起的人都着了慌，於是急送××醫院。車至院前，那鮮紅的血，還是淌的，總算由一位熱心朋友，快速地掛了號，醫生說價要一千三百元，盡搜兩人囊袋，總湊不起來，祇有一千元，因為事出倉卒，急急地驅車到醫院。本來也可以湊起來的，付了車資，掛了號，遂少去三百餘元，怎麼辦，情急生智，讓讓價看！或許可以！但是回答的是「不二價」。同學恨這位醫生說：「無緣無故枉費了許多血，不讓價便罷，醫總得趕快醫的，向他情商

等一會去家拿來補付就是了，因為鄰近沒有熟識的親友，何況祇區區三百元呢；但是醫生也不應允，一定要付清方始肯動手……」我想這也不能怪醫生，至於他連暫時欠一欠都不允，那未免有點狠了，因為血是一直淌的。究竟不是蠻荒的世界，總有憐憫心的人，因為我們大家都是人。值得推重的是在旁的一位看護小姐，這白衣天使！她見了病者流血，又因缺錢而不能就醫，以至成了僵局。她有美德，她有「不忍」的心，竟毫不遲疑地慨然代墊。這樣，止了同學的血，少受了痛苦。這是多麼的偉大呀！雖然有人說：「這是一舉手一投足之勞的便當的事。」但是，醫師竟不能做到。

因了這件事，使我聯想起了近年的醫生有點不成話了——有醫德的當然很多，但是對於醫德欠缺的亦屬不少。醫生——缺德的醫生——看病，明明是不須幾天可以醫好的，偏偏多挨些日子，使患者多受點痛苦。這種回春的「妙術」？我在開學時，因腳趾爛而引發淋巴腺炎，沒有延醫，自己搽搽碘酒吃吃藥片也就完了，所幸的是腫而不紅，否則是要等爛而開刀了。一位朋友，也一樣的發淋巴腺炎，沒有紅看中醫而西醫，西醫說要等爛後開刀，但是換了醫院，不開刀祇須打針吃藥，結果很快的痊癒了。拉長時日藉以多取錢的醫生，總是為了生活。更有者，好像是近乎笑話，事變以來，物價漲無止境，生活起了恐慌，又以交通梗阻，有些藥品，及動手術應用之器械，在小城或大鎮裏，是極難購辦完備，再加這些地方人材缺乏，醫師多集中在都市裏面，誰喜歡去？這情形，事變前也是這樣，如今更不必說了，所以有些城鎮裏，滑稽的事也就出來了。鄰近杭州的一個大鎮，鎮裏有公立的診療所，現在全所三人，一切設備當然簡陋，醫師也都是沒有資歷可說，你想這樣的醫病有把握嗎？

碰到有些疑難的病症！就束手無策，有時去私人診所請了大夫來，但是他們要延長一些醫治的日子，着實有點本領的。希奇的是這診療所裏可以談道場，病者死後，可以請和尚道士來就地拜懺。診療所居然可以當殯儀館！這真是戰時節約一舉兩得的事……嗚呼！復將何言！一切還是歸之自然，隨之自然吧！將來總會轉出整好的日子！我祇能這樣祈禱着。

## 漫談跑單幫

魯依

單幫這個名詞在今日可以說是婦孺皆知了，事實上由于環境的日形變遷，生活程度的日益高漲，做單幫的人數也急驟的增加，就在我們親鄉之間也是時有所聞了。

在幾年前單幫開始興起的時期，單幫客確實的是出過一些小小的鋒頭，當時的單幫是被視為一種逍遙自在的自由職業，而其收入的可觀也往往令一般薪水階級欽羨不止的，可是好景不常，接着是交通工具受到限制；火車班次在日見減少，黑市車票也越形熾炙

猖獗，而一般公司商號以及大小工廠又逐漸的因種種問題在行遣散，大量的職工走上失業的途徑，說實話，在目前一失業，要想再找個職業就比登天還難，稍有積蓄的人，就大都從事一些小本囤積或是作金子股票之類的投機，可是那些一向靠着薪水過日子而大都寅吃卯糧的朋友們，即使有一筆不小的遣散費拿到，除了扣去預支欠款所剩的頂多也不過可以敷衍着擺個小攤，近來我們到處所看到街頭巷尾獨多的是一些吃食的，雜貨的小攤頭，可是為了大都是屬於外行的關係，往往辛勞終日不但分文沒賺反而虧蝕不少，這不能不說是給失業者羣的一個嚴重的打擊，而且物價逐日在飛漲着，今天的銷售金

額竟抵不到明天的進價，存貨日見短少，資金也日見短少，想來想去終是一籌莫展，因之，大多數失業的人們在小本經營失敗之後又相繼走上了單幫這條路了。

其實在今日的單幫生涯已經是不堪回首話當年了，單幫客的困難和苦楚真不是筆墨所能形容，筆者最近曾二次往返京滬道上，對於單幫客所遭受的種種欺凌虐待的實情，實不是這一篇短文所能盡述的。

我相信，凡是做了一年以上單幫的人，十之九都必患有嚴重的神經衰弱症，做單幫，簡直是靠着自己的力量去爭取最低限度的生存，以自己的資金把各種貨物從過剩的A地帶到斷缺的B地，照理說這不但是正當的工作，處此戰時他們還多少盡了一些交通和調劑了各地物質來源的功績，然而在一般人的目光里，由于風氣所趨，單幫客顯然是卑賤和凌壓下渡着淒然的歲月，似乎一做了單幫，靈魂也隨之比人低了一級，做了單幫就得向人謙讓低頭，事事皆須吃虧三分，任人們凌辱欺壓。

走單幫就好比此過萬里長城，一關一關像永沒有走完的一天，單是黑市票一項已夠使做單幫的感到窒息而不勝負担了，在這次火車票漲價之前（四月廿六日），按規定價格由上海到南京是三千一百元三等車票，黑市竟索價萬元之鉅，如今，火車票又漲了價，黑市要仍然不絕迹的話，一張車票就勢必非二三萬元不辦了，但即使費了九牛二虎之力買到了車票之後，又得擔心是否得上火車，有時因為包裹稍大了些就得給票處拖了出來，一張車票就此白白犧牲；有時火車因故停開實行退票，黑市票價買進，白市價還錢，一筆無名損失徒喚冤枉，致於票處的留難倒不是絕無辦法，辦法是有，只要有CRB就準任何人通過，可是通過了票關之後，又得擠火車，買三等票想找座位根本是休

想，滿坑滿谷的甚且毫無立足之地，一整夜十二小時的挺站是夠你熬的了，而且車廂的玻璃窗大都破碎不堪，寒風襲襲整夜的風餐露宿，在身體稍弱的人說不定還得鬧一場大病！

照例到了車上總可以安心了，然而事實上却沒有如此便當，從上海到南京至少也有着三四班勒索和敲詐，那些穿着黃色和黑色製服的是如狼似虎的威風凜凜人，而且近來更是獅子大開口了。動輒就要獅子幾條，一言不依就是巴掌亂送，再不然從腰間掏出了一把短刺刀，向着那些單幫客的貨包亂刺亂割一陣，而結果還得強顏陪笑的以CRB了事，像這樣一整夜始終在提心吊膽中挨到了天明，却有着另一股憂慮湧上了心頭，到了南京要出這個車站就得再過一重難關，只要你帶的是貨物，不論貨物多少包裹大小，每件都處你貳千元罰票，（據說現在是四千元了。）但事實上這批收入往往是那羣黑帽子私分了賊。

出了車站就如同囚犯們從牢獄里釋放出來似的使人感到一陣輕鬆和愉快，可是更沉重的心事却還壓在心頭呢，那就是所帶貨物究竟是漲，是跌？跑南京的單幫十九是帶的香烟，而南京的小烟商大都是出名的刁滑之徒，當上海的貨剛一到的時候總是先來一下聯合煞價，而一到缺貨的那天却又蜂擁般的你搶我奪，甚至不惜大打出手。在平時香烟的利潤大抵只有二分利，（以普通十萬元資本的單幫賺二萬元，）也僅敷車上的開支而已，若遇到上海烟市正逢漲潮，而南京市面却往往波及較緩，一般單幫客又多因資本短絀，急於脫貨求現，往往跌進成本而忍痛犧牲，以致怨聲載道其情也殊淒然，筆者曾以此事詢問一些單幫客，據云接連虧本三四次之多的，比比皆是，但他們所以仍然摸索着這條淒苦的老路，却不是爲了走單幫尙有利可

圖，事實上，時至今日走單幫雖已到了末路，可是又有那一條是他們的生路呢！在昇平的時代，是絕沒有單幫的，不容許有單幫的存在，我相信雖在今日也沒有有一個走單幫的不願意有一個固定的職業，然而社會雖大竟沒有他們插足的隙地，不用說已經失去了職業的人感到徬徨，即使現有着職業的人們又何嘗不感到自身地位的動盪呢，所以以我以為站在正式旅客的立場，因爲單幫佔據大部份的交通工具而致使他們感到種種不便和困難，這固然是一種遺憾，然而，假如人是必需生活下去的話，那麼單幫客們實已是萬不得已的才抓了這一環最後的救生圈——跑單幫，事實上，這廣大的失業羣衆除了去跑單幫之外，誰又能替他們設法出一條更適當的生活之道呢！

### 對不起

王正風

有次，甲和乙因爲二句話相罵了起來，後來甚至于廝打，誰也不相讓。旁邊許多人勸也勸不掉。他們二個只是你一拳我一腳的打。漸漸，乙力疲了，支撐不住地退避甲的拳脚了，然而避不掉。最後，乙被打倒在地，甲還把拳頭一下一下的落下去，乙呻吟着，似乎叫吃不消了。

「鈔那，小子，怎麼樣？求饒不求饒？」甲覺得一個兒打，一邊不還手，也打得沒趣了，想叫乙求了個饒，落了場。  
「糟兄！賊種！求你娘的饒！」乙還不甘示弱，也毋不下這台，以爲自己被打到這樣子，再求饒，未免太懦弱。  
「好！賤東西！」於是，甲的拳頭，又像雨一樣的落下去。乙躺在地上，喘着氣，掙扎着。  
旁邊看的人也感到事情太沒落場了。就走上前勸道：

「好了，何必呢？媽媽虎虎算了！」  
「不行，這小子的嘴太蠻了，今天非叫他吃點苦頭不行！」看甲的樣子，似乎非叫乙求一饒不行。

「那麼，好兄弟，就向他打聲招呼吧！」看的人向乙勸說了。旁邊有二個在悄悄對乙說：「老兄，好漢不吃眼前虧，以後好報仇，今天打個招呼，礙什麼？」

乙一想不錯，便勉強對甲說道：「剛才冒撞了你几句，非常對不起！」

「鈔那，早點說聲對不起，我也不打你了！」甲揚然說着，便放了手。

這一場戲，似乎都由一聲「對不起」而生。只要當相罵之初，乙便說了聲：「對不起」，一場打架也不會有了。而爲了一句不傷絲毫的話，相起罵來，都不肯說聲「對不起」，事情便會鬧到十分的大。

甲因爲乙說了聲「對不起」，便萬事皆休。乙就是想：「好漢不吃眼前虧，三年後見你，叫你哭笑不得！老子要你命，」而也得揚揚揚揚才的事都忘了。  
嗚呼，阿Q萬歲！萬歲阿Q！

### 官與民之間

陳 俚

偶然翻到一張舊報，上面有一篇評論，大意是說行政改革的困難來了，他說：「假如有一天中國真的亡了，那我的意見是『民非亡國之民，而官乃亡國之官』」看了使我頗感此公筆鋒之鋒利和觀察的細到。因此也頗談上幾句，好在「人微言輕」：就是不中聽也儘可當他是胡說罷！

一提起「官」，好像一定聯帶着「貪」字，「官無不貪」幾乎成了大眾的口頭禪，其實，這些事大可不必認真，撈幾個錢又有什麼希罕；試看農夫之僕僕於南畝，商賈之斤斤於錙珠，那一個不是爲了貨利而存在在世，所以說穿了也是人之常情，原諒。所差

者情形之不同和程度之深淺耳。的確，像舊小說中所談的那種「清官」，在現代是不易見到了，即使有，也是少極。普通一個小小的×長，三個月一來就變成擁有千百萬家私的富翁了。你不信嗎？「千里做官只爲財」就是他們不打自招的話。照理說：政府是人民的代表機關，而官吏乃人民的公僕，應該是站在同一條陣線上的，但返觀事實怎樣呢？政府（官吏）所需求於人民的是要錢，而手段就是敲詐，結果人民對政府（官吏）是懷疑，是憤恨，誰也不敢出來說一句公道話，永遠成了冰炭不容的局面，劃分兩個絕然不同的階級。  
賦稅收入原是國家的一筆重大進款，當然也有一定的分寸，可是結果祇中飽了實施「廉潔政治」的官吏，而受苦的還是老百姓。這是中國政治上的特點，也就是污點。凡事應當從根本做去，倘貪污不除，則親民政治終是一張空頭支票而已。

止咳祛痰劑

**咳 咳 咳**

東亞公司

各藥房均售

咳、喘息、管枝、氣管、加答、百流、日感、各藥房均售



# 小說小道

及其他

立爾

自來學者都斷定最早的文學是詩歌。人類開頭原是啞吧吧，有聲無音，只會大聲叫，直聲喊，到能變聲發音，還不會說話，即使是最簡單的，但叫喊有了抑揚，可以表達的單純的情感多一點了，說它已經入了詩歌的嬰兒期也沒有什麼不當，那末詩歌的確是文學之祖。

小兒咿咿啞啞，一高興就會手舞足蹈，一不高興也會頓足捶胸，原始的人類幾乎一有了歌就同時有了舞，歌不離舞，舞不離歌，由此可以相信學者的話，戲劇的起源也極早。

生活的逐漸複雜逼得人類應用聲音，發明說話，同時人類已稍能抑制情感，不再一味亂喊亂跳，講得明白，言之有理，這纔有了小說的胚胎。詩歌戲劇原先是不成文的，小說原先也是不成文的，到文字繼語言而產生，文學成文了，小說遂慢慢佔了便宜：詩歌是口誦的，戲劇是沒有腳本的，小說也還是談話的，但詩歌的音節和戲劇的動作易於更變，小說的主幹故事比較便於存留，以致詩歌和戲劇後來也只剩了故事這成份，由於三樣東西的素質，成文的時候，便

宜不能不讓小說佔去，越到後來，越因時間性和空間性的克服力，使學者只好承認小說是文學領土中的後起之秀了。

小說成爲後起之秀而且至今不替，則全靠它的更大衆向的屬性。文學不得不走通俗的路，走得最快的却是小說。這是素質的關係，得力於文字。詩歌和戲劇不是文字的文學，小說却完全是文字的。尤其是詩歌，用文字實在勉強得很，用圖記也許還好一點，和音樂太不可分了，詩歌的未來的最高峯式者全是較樂譜複雜的一種符號，這符號是最適宜於表達各種不同的情感的不同音的代表，能使共鳴者一望而知，而且具有一種繪畫的力，使人同時感覺到它的配合各種不同的情感的不同色澤，爲了新的詩人在企圖把感覺立體化。我的話說得太玄妙，我有這樣的非非之想，無法把它說得明白，即使爲人所懂，我的理論也定爲許多詩人所譏笑，因爲我腳站在把詩歌當作純粹抒情的文學的觀點上。不過我以爲，既然我們的文學工具有不止一種，我們爲什麼不把最宜於抒情的一種專門用來抒情呢？而且它自始就是這樣不作別用的。古時有敘事詩，只因利用固定的形式和順口的韻便於

的東西而是臺上的，它不能不用文字紀錄，只因劇作者導演者既不能長生又不能分身，劇本的讀者限於演員，它的銷路至多及於沒有劇場的地方，那地方的人又怕出門，他們只好不幸地在字裏行間想像人物的動作和言語，而這樣的享受，讀者也儘可在小說上得到。一種被叫做讀的戲劇的東西，我也寫過，第一因爲到手的題材是幾個不同的見解的對立，需要太多的說理的成份，那末這題材應該像古希臘的妓女對談，或者應該像王爾德的「學批評」，不如寫成散文。千頭萬緒，千言萬語，無非歸到一個緒論，人物的扮演和搬弄完全是多餘的。這也是戲劇形式的浪費和侮蔑，蕭伯納有許多部這樣的東西，爲劇場拒絕上演而憾憾於得不到上演稅，真是活該。

第二因爲既沒有能力編成劇本，又沒有耐心構成小說。所以，我已經糾正了這個不當的企圖，我認爲這是戲劇與小說之間的發育不全的畸形胎兒，無論劇作者，小說者，寫這樣的東西，其過失一如貪懶的病態的父母。讀劇現今只有一個可能的苟且的存在，即是被稱做廣播劇用來廣播，但我想，健全的大衆並願在收音機中欣賞文學，只要不在阿美

背誦流傳，現在我們有了印刷術。至於說理的詩，始作俑者是經典的製造者牧師僧侶，它浪費了格律，侮蔑了音韻，它也明明只是格言之類，何嘗是詩，除了三字經，湯頭歌訣那樣的東西，妄用濫用詩的形式是不可恕的。

戲劇永遠不該是書架上

利堅，人們還不至於忙得必須手腦耳同時分裂應用，而且我一向相信收音機小學定要使人患神經衰弱症，定要使人成爲白癡。

舞臺下的享受縱然省時省力，總歸不及享受書本的輕便，自從戲劇漸漸與民間越離越遠，劇場又處處觸犯現代人的自由，帶得走，提得起，放得下的小說的頭，遂在「學」的兄弟的行列間，抬得更高，更高了。

然而配合我們的新的定義，具備新的條件的小說，在中國，還是一個小弟弟。

一

着上洋裝，脫皮換骨，革面洗心，截然不同於它的阿伯稗史野語，它的阿叔章回演義，截然不同於它的阿姨鴛鴦蝴蝶，嶄露頭角，企圖擠入世界的小說之林，這僅僅是三十年來的事。歷史太淺了，年紀太輕了。

試看二十年前的初期小說，試看良友書店新文學大系的小說選集，現在的中學文藝青年也不肯自嘆不如，覺得那樣的小說他也可以寫得出來的。文學研究會的前輩也好，創造社的健將也好，他們留給我們的小說，真如稚氣的童年，除了寫文學史的人，除了研究社會思想的人，誰也不能把那時的小說耐心地讀完。然而，也有例外的，同時代的魯迅的吶喊和彷徨，只有少數幾篇過於接近散文，運用字句不免脫不了文言氣息，此外的大部份，至今還是不易超過的作

，這原因是顯然的：魯迅比之和他同時代的小說作者更多接觸西洋文學，更敢接受，也更能接受西洋小說的形式。

日本的小說，論新生的歷史比我們早不了多少，何以無論質，無論量，都遠勝過我們呢？原因也在此。第一，他們介紹得多，翻譯得又快又全，第二，他們比我們更有見識和膽量，用心努力勇於拋棄傳統的舊風格，接受西洋小說的藝術手法。我們是，時至今日，還有大編輯大理論家讀了稍為歐化的句子就怕吃力，覺頭痛，要指摘的。不但形式，就是內容，也最好不要太新，故事不許有他們感覺不到的情趣，主題尤不許有他所未敢想的情趣，這種人是年輕的小說的虐殺者，年輕的文學的虐殺者，給他們得勢的文化事業者，容他們猖獗的作者，受他們毒害的讀者，都是不可恕的。雖然文學的新潮不可遏制，文學史不會被拉得倒退，這種阻礙却使新小說新文學延遲了發育。

## 三

但三十年來的新的成長，仍舊使我們看到可以樂觀的前途。大家都覺得，五四以來到今日，新詩最沒有成績，從舊詩解放出來，從詞解放出來，却至今還有人像放大的腳的鄉下姑娘，扭扭捏捏。不然，就走了下面的路：模仿英國的十四行之類，A B A B地，成了洋律洋絕。模仿法國的印象派一流，朦朦朧朧地，成了自己欣賞不給別人明瞭的禁鬱。模仿俄國的瑪耶爾夫斯基那些人，嘩嘩嘩地，成了標語口號。毛病還有畫虎不成，只是生吞活剝別人的皮毛。尤其可怕的是幾乎以為把散文分行就可以算新詩的風氣。我會曾經給一個詩刊寫過一首詩，題目是「代詩論」，我用我的詩的本身來諷刺這種風氣：

分行，分行，  
以我之大作散文  
於是——  
來了，來了，  
我儼然詩人。

我儼然詩人。

我對詩，在本質上不敢動，在理論上不敢充內行，但我想，中國的新詩受別國影響的時期是不可避免的，正如戲劇和小說一樣，以後自會在認真努力的詩人手下闢出自己的途徑；為今之計，我們只有勇於容任一切大膽的嘗試，特別要能尊重詩人個人的氣質，就是瘋狂也該尊重，因為這也是難得的，歐洲藝術者的瘋狂的氣質和豐姿，我們只嫌太少，這是情感膽敢威脅外界的現家，而詩，必須讓情感奔放。路易士確是一顆子夜詩天的掃帚星，手杖和魚都是好詩，大大小小批評家不該以玩詩不恭的惡劣態度利用愚蠢的讀者羣逼得他轉入不正當的報復狂。路易士的詩是更加有人讀了，但都抱着讀奇文的心理，正像連在南京路看路易士也如看一個古怪的動物一樣，這是文壇的怪現象，簡直是貽笑世界的民族的羞恥。

## 四

五四以來最有成績的推散文。這是歷史的必然性的結果。韻文和戲劇是特別屬於享樂的，因此都易於被貴族把持，

關進宮庭衙署，詩人和戲子（中國的戲劇一直沒有脫離歌劇的形式，劇作者幾乎必須是詩人和樂區）一樣情願受蒙養，從此只在形式的美化和公式化上用功夫，內容則落入了歌功頌德吟風弄月的一面，於是斷送了大半前途。支持完全的藝術生命的只靠一些山歌情調和民間娛樂了。要產生一個像杜甫那樣偉大的詩人真是可一而不可再的難事。能夠自由表現個人的思想的（中國的散文遺產可取的內容也只有思想一面），散文最估便宜。漸次受道家釋家的影響的讀書人的心境也最宜於運用散文的形式。剔去一部份為傳統的觀念所固寫不出好文章，剔去一部份為名義利文章做敲門磚的只寫得出振劑一文書以及八股文的清客。和秀才以至狀元論下來的並非作者個個都是文人的散

作品，幾千年來，自然大有可觀。流風所被，僅僅只要淨脫文言的桎梏，樂於拋却起承轉合的束縛，思想又多少比較以前自由，道家釋家的影響之外還加上新的科學的知識，自在在寫去，實在是討好不吃力事。

不過新的散文的成績也仍舊多在敘事說理一面，餘和有力，言之成理，魯迅的散文達到高峯，雋永有味，言之有物，周作人的散文達到高峯，至今小峯萬千，爬不過他們，永遠在他們的兩大極峯之下蜿蜒起伏。還沒有中國人運用中國文字能及得上他們兄弟兩個，我敢於這樣說。學魯迅易，學周作人難。學魯迅不成，還像雜文；學周作人不成，豈是隨筆？硬學沖淡清逸也抄抄古史舊書

的人的作品，是不列入散文的成績的。此外有一批西洋雜誌文派，以林語堂為大師，至今仍有勢力，我想，有幾個已經夠了，能不能多出幾個散文作者走走梁遇春吳紫金走過的蒙田和蘭姆的路呢？捨此，抒情的散文，也只有走魯迅的朝花夕拾和野草的路了。

## 五

不見得後無來者，更不見得中國是一個散文的國家，那末，我們總不能滿足於這一部份已有的特出成績的。

在最沒有成績的詩歌和最有成績的散文之間，是戲劇和小說。

戲劇從翻譯，改編，到創作，劇作者，從田漢，李健吾，到曹禺，方始在舊劇京戲和地方小戲的壓迫下，在文明戲的魚目混珠下，在同時到中國的電影的威脅下，獲得較廣大的注意，打定不移的基石。

曹禺的雷雨一發表在第一期文學季刊上，的確像是劇壇的春雷，震驚了人，那期文學季刊，還有陳白塵的歷史劇王昭君，自然給掩及了，還有一個很好的喜劇，李健吾的這不過是春天，也只好相形失色。

雷雨增加了曹禺的自信和勇氣，也增加了所有劇作者的自信和勇氣。戲劇有了羣衆，至少在幾個需要刺激的動亂的都市裏。尤其是在上海，家，秋海棠，空前賣座，從此劇團紛起，劇場林立，劇本叢生。近幾年來，上海的文藝氣息幾乎是歸話劇獨家經理的。以這幾年來說，以上海來說，戲劇的成績又打倒了

小說，小說是簡直黯然無色了。

然而今日的戲劇，藝術的成就有限，曲高和寡，劇作者不得不在生意上着眼，危機是：過份通俗，過份謙就現實，疏忽了藝術的使命，疏忽了使觀衆向上的使命，倒被觀衆拉拉扯扯連劇作者和演員一併下沈，能夠屹然不動，使成績存在於來日的，恐怕因為很難，一定很少。藝術所以要人衆化，目的還在要使大衆漸漸藝術化，即接受藝術所啓示的真善美，努力使現實人生得到真善美。倘然藝術大衆化到忘了這個目的，連藝術也沒有了，只剩下優然故我甚或每况愈下的大衆，豈不是大衆殺害了藝術，藝術也殺害了大衆？藝術殺害大衆，是藝術的責任；藝術被大衆殺害，也是藝術的責任。

健全的劇評者的產生，是今日的劇壇當務之急。

## 六

阿Q正傳的轟動世界文壇是小說新生期的國家的光榮，紅樓夢水滸以至聊齋誌異今古奇觀，雖也有一知半解的翻譯，完全被當作古董和怪物看待，除了少數域外的東方學者和世界文學史家，在大多數外國人的眼睛裏，它們也幾乎像瓜皮帽，豬尾巴，三寸金蓮一樣。只有阿Q正傳，才博得了二十來國的新的敬意。這敬意是值得自誇的，即使單單因為我們還剛剛開始有這樣的新的形式的小說。

其後，茅盾的子夜，質雖不能超過阿Q正傳，却已勝似中國更早的，也可以說是第一部長篇小說倪煥之，同時在量

的一面有了新的紀錄。茅盾是長篇鉅著之材，是中國小說界頂大的大星，楓葉紅於五月花，將是劃時代的偉構吧，暫時也無法作第二人望。

但是對寫了幾部長篇的巴金的輕視，現今也稍稍減少，或者，我們不妨一面抬舉，一面降格，把它們當杜格涅夫的幾部小說看待，雖然他已不該停留在反封建意識和空空洞洞的光明的尾巴上，他至少是第一個新小說家與張恨水爭一日短長，也取更無聊的張資平而代之。在過渡時期爭取讀者，他有他的功勞，只要他進步，他也不致使他自己也僅成爲讀者的渡船。

不知道內地的小說界，在公式化的浮面之下，在表現一致的抗戰意識之外，永久的藝術這一邊的成績到底如何。戰爭一手造成的不安定的生活一手毀傷文化，想必內地與外地並無二致。聽說老舍苦心孤詣寫一長篇，分成十章，儼如獨立的短篇，給十個期刊發表，然後另寫一文告訴大家，把它們聯接起來乃是整部，由此可見，那裏的出版商不要長篇小說。出版商營，文化事業由政客經營，文學作爲政治與商業的附庸，小說的生命苟延於作爲宣傳工具和消遣品之間，可嘆的。

記得丁丁赴前年的東亞文學者大會，在日本問女作家的情形，回答是成名的有二百多人，此二百多人中出版有長篇六七部者有二十多人。那末，日本的女作家一名就成了中國小說界的無敵手了！

幾十年來，一直是，長篇少，短篇多而好的少。這裏所謂多，也不能與別國比。我們從無一打以上可以容納半打短

篇小說的文學刊物同時並存！我們從無一個文學刊物的壽命活到十年以上，甚至五年以上！而且，我們的文學刊物，沒有一個能夠真正做到網羅全國作者，也沒有一個能夠獲得三萬本以上銷路！在別國，小說是後起之秀；在我們，這後起之秀的運氣很壞。

在別國，小說是通俗讀物；在我們，這通俗讀物的真正通到俗成爲普通被讀的物，還有待於百年樹人的根本教育的普及和提高。

文學作品最多只可做到通俗，通俗決不就是低級。意識低級趣味低級和技巧低級的東西是下流消遣品。然而這幾年來，出現於雜誌報章，爲人所喜，儼然名之曰小說，名之曰新文學，十九是這種東西。我哀諸公，爲人所捧，儼然名之曰小說家，名之曰新文藝作家，十九是下流消遣品製造匠，與鴛鴦蝴蝶派（他們倒有文學史上自成風格的一頁）一鼻孔出氣，至多如美國第五六流羅曼作者，編故事的人。

一篇小說，主題新一點，或者暴露黑暗，或是提出改革，如果所暴露的越出了一種有限度的特定表格，稍稍觸犯有力的黑暗，如果所提出的不僅僅是飄渺的夢，可以引起實際的改革，作者所得到的：壓迫，非難，和這樣的話：老兄，對是對的，但發表這樣的作品，不到時候。

沒有一點勇氣把這「時候」提早，這「時候」是永遠不會到的。有骨子的作品將永遠梗之在喉嗎？藏之名山嗎？使將來的人以爲這個時期的文學者是無聲的！

不但意識，情調新一點，被認爲看不

慣，技巧新一點，當作是翻譯。如何好呢，他們心目中的「成名作家」是萬無一失的模範！

除此以外，今日的短篇小說，還被非法要求「短」，說非法因爲出版商和編輯用稿費和地盤來強姦你。七八年前的短篇小說的字數，普通總在一萬字以上，三萬字左右還不算做中篇的。中篇本來是一種不得已的新形式，它的性格接近短篇多於接近長篇，當時每一文字刊物每期各有中篇一個，中篇越來越多，是創作界的好現象，如今這向上的新形式早被打倒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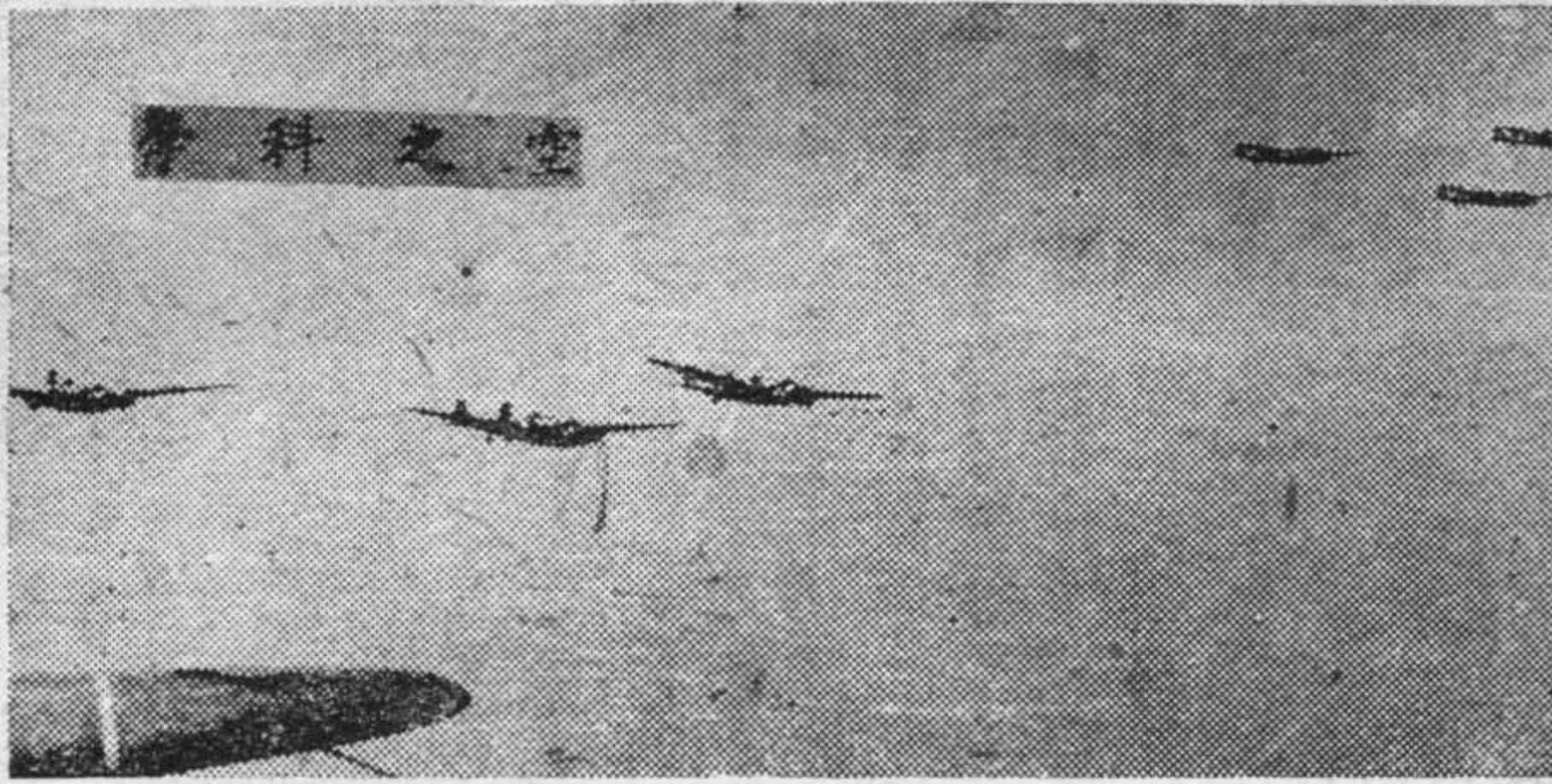
以中國的文字，用一萬個來寫一五形俱全的短篇小說，恐怕已經是極能把握文字，手法非常經濟了。經濟也總有個合理的限度，大丈夫果然貴在能屈能伸，但你不能叫一個大丈夫伸出一丈，縮成三寸。對短篇小說，人們却儘歸以紙張少排工貴爲理由，要它篇篇變成土行孫，武大郎。一兩萬字想不過目，六七千字還長一點，三千字以內最好，等而下之，又出現了千字小說，五百字小說，五分鐘小說，三分鐘小說，掌篇小說，指篇小說不知道不久會不會出現一個字小說，一秒鐘小說！……如果世界已經貧窮到如此，如果人數已經忙逼到如此，還要什麼小說？何必作聊勝於無的點綴？事實上，紙張和排字工人的精力，十分之五不是用在文化上，這十分之五，一半不是化在文學上，這一半，又一半不是化在真正可以叫做小說的東西上。被欺騙了的，被侮蔑了的，是小說，是小說作者，是小說讀者。

撥醒文壇之雲霧而見光化天日，惟求致終身力忠於藝術者之革命。



戰時知識

關於我制空部隊，陸軍之「隼」、「鍾馗」都有水冷式發動機裝備，及四枚推進器。這二種新銳單座戰鬥機外並有「屠龍」戰鬥機的露臉，而出現着雄姿，輝揚海軍的武動有「零式」及最新銳「雷電」二戰鬥機，都能明於任務而強吾等之戰意。



操縱性能之優秀，是我戰鬥機的光輝的傳統，這種新銳機且兼備敵美所傳謠若無人的加高速度，具有強大的火力以邀擊侵入北九州及帝都附近之敵機。

速度，上昇力及火力，此三種為任防空之局地戰鬥機所最必要之條件。

火力 即機關槍及機關砲之威

力，射遠的射程威力，能如使用長柄槍樣的能有先制攻擊的便利，而破壞威力之強大，俾以能與高速同飛之飛行機相戰，然最要者為能于短時間內擊發出多數之彈丸。七·七機關槍之威力並不足，而二〇耗機關槍之發射速度則有過小之缺點。因此各國為炸裂威力起，射數之相當程度起，多使用一二·七耗機關槍，亦有併用兼有為照準試射用的曳光彈的七·七耗，其破壞威力則較之一〇耗之為高。所謂炸裂威力者，是與其口徑之大約三倍之比例。一二·七耗和三七耗較之有二十五倍之威力，如果吃着三七耗的一發，則其威力實有為一二·七耗彈二五發所命中相同，然三七耗有效的向遠方射擊，要在良好的機會下，而要射擊出多數的彈丸是不能的。

速度 飛行機之速度的標準，是音的速度。攝氏十五度，地上附近的空氣中所傳的音速一秒間是三百四十米，時速却祇有二百二十米。

現在的飛行機的速度記錄，在一九三九年五月，德國凡但爾梅薩希米得Me-109R型戰鬥機作為競速機所樹立的，到現在尚未被打破，這速度是時速七百五十五杆，這在不足一分鐘的短時間內時速內直接所出的速度，在戰場上所飛的實用戰鬥機，至今尚未能有此速度。(羅開卜式則作別論。)這種七百五十杆的時速當音速之80%。在推進器推進時

飛行機的速度，音速之80%，時速是380杆，即是一點鐘內約千杆之限度。但誇為高速的敵美之羅基特P38E有六百八十杆，里巴培里克P47有六百五十杆，拿斯阿美利加P51B傳有六百四十杆及七百二十杆。尚有未曾出現戰場上之其他長距離戰鬥機，稱有六百八十杆，被稱為「史加衣·羅開卜」的可勅表F5E的艦上雙發動戰鬥機，誇稱有七百二十五杆之程度，這等的宣傳數字，在實際的戰鬥速度上能得到，然在一杆時，還是不及Me-109R型之時速七百五十五杆。

但是，飛行機的速度要求，於戰鬥機及轟炸機二者間為相對的，任何一種的速度不能前進的話，即不成問題。如果戰鬥機的速度不大的話，則轟炸機方面，可增加為避退的速度，因此在兩者之速度上都在向上，可是兩者之速度之差，在約十年前，戰鬥機較之轟炸機為時速百杆以上，最近則相差五十杆至七·八十杆。例如P47之宣傳速度為六百五十杆，P29的六百杆，這速度差是五十杆。如果在美國方面說P51B能有七百二十杆，如以此給英國，則連六百四十杆都不能有，因此P29之速度差想也有百杆。

的時候，防空戰鬥機即不容間髮向敵機來了的方向上昇。

賴電熱服及酸素瓶向低氣壓使人眼迷昏霧的高空一萬米飛去，在零下五十度超越秒速數十米而飛向這最高度去，漸漸的要達到時，敵人早已避向他方六十杆到七十杆。追擊他們該須多少的時問呢？這中間如相距七十杆的時候，敵轟炸的時速是六百杆的。則應以七百杆者追擊，即是須有相差百米之時速戰鬥機去追跡，而須要四十二分鐘，以相差五十杆之戰鬥機追跡時則非須一時二十四分不可。假使是時速六百五十杆的戰鬥機，而距離為八百十杆時，正好是從東京追至九州附近。如果這樣，則中心之帝都將不及兼顧。局地戰鬥機祇是防衛地域，應保護局地的上空，不但是要驅逐敵機，最大的理想是要把它們擊滅。因此，希望能於最大的速度，在敵機尚未能避開至遠方六十杆七十杆時，得能很快的上昇。

上昇力 在上昇力中，有二個條件

，一是昇高，一是能很快的昇高。P29的昇高限度說是一萬二千五百米，隨後出現的P38吹說能有一萬五千米。

英國的新型戰鬥機霍加「推姆配斯脫」的上昇限度傳稱有一萬五千米。這種上昇限度與飛行速度是相同的，兩者都是向上並進的。

上昇的速度，戰鬥機在五千米時約須五分鐘，一萬米則時間稍不同，各國約自二十分至三十分，說是能要在十二，三分的時間內上昇，這實現是很有趣的。

家庭必備之外科治療劑

**大 公 大 寶 膏**

上海鐘淵大公製藥廠

總經理 亞東公司





# 祝海保四週年

穆山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七月十二日，是海軍保甲創立四週年紀念。

友文

在四年之前，上海正處在黑暗時代中，治安的惡劣，比較起若干年前黑暗的芝加哥，可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不特盜匪橫行，使善良民衆不能安居樂業，特別是恐怖份子非常活躍，以致暗殺血案，幾乎日有所聞，把這東方第一都市整個的籠罩在陰鬱，黑暗，悲慘的團氛裏。總之，那時的上海，沒有秩序，沒有治安，所有的，只是把人類文明倒退五千年而回復到原始時代的野蠻。雖然日本軍事當局曾經極力設法把這惡劣環境澄清，但是，負維持秩序確保治安之責的工部局——在英美系把持下的工部局，不特不爲誠意合作，相反地，甚至於對恐怖份子暗中故意庇護。這從每次血案發生都弋護不到當兇的一點上，便可得到解答。

因此，日本駐華艦隊當局便考慮到保甲制度在除暴安良確保治安上的價值。針對着當時的惡劣環境，各方面都認爲保甲制度恰能適應現實而有迫切的需要。結果，就在這迫切需要下而把保甲機

構在海軍警備地區內建立起來！從開始籌備，以至於建立完成，久保寺德次氏一直擔任主持的職責。還有，許多中日籍工作員，以及地方上有志之士和善良的民衆，他們在海軍當局指示之下，追隨於久保寺氏領導之後，緊密地合作，忠誠地協力。經過不斷的奮鬥，克服許多的障礙，卒以完成了巨難的工作，發揮起偉大的成果。

近代中國保甲史上，寫成輝煌燦爛劃時期的一頁，保甲制度在協力治安，澄清社會的功績上，獲得簇新而崇高的評價！

因爲海軍保甲的建立成功，並且發揮出巨大效果，使得中國各個階層都確認它的真正價值，所以，在不久之後，全上海，以至於全中國各地，都相繼的組織起來，如果能夠運籌得當，並且把它健全充實的話，保甲制度將是建設新中國實施憲政的一個良好的下層基礎；那末，以海軍保甲爲嚆矢，無疑的保甲制度將在中國政治上佔有一個很重要的地位。果爾，則保甲制度所能發揮的積極作用，將不僅限於協力治安和澄清社會

了。海軍保甲最初成立的動機，是爲適應環境需要，而以確保社會安寧爲目的，已如上述；換句話說，就是除暴安良。在這上面，已經獲得預期的效果，最顯著的便是盜匪奸究，無所匿跡，恐怖血案，逐漸消滅。這也可說已經達成它本來的使命，但，四年以上，隨着世界局勢的推移演變，它所負的責任，是一天一天的加重，而工作範圍，也一天一天的擴展，例如：(一)自警團的編成和服役；(二)防疫工作的實施和衛生運動的倡導；(三)青年團的組織和有志青年的鍛鍊；(四)農場的開闢和增產；(五)頒發市民證，換發居住證；(六)防空工作的推進和救護工作的推動；(七)物資配給和合作社的組成，以及(八)獻鐵運動；(九)獻機運動；(十)文化運動等等，這些，都是四年來所努力的工作，並且都已一一著有成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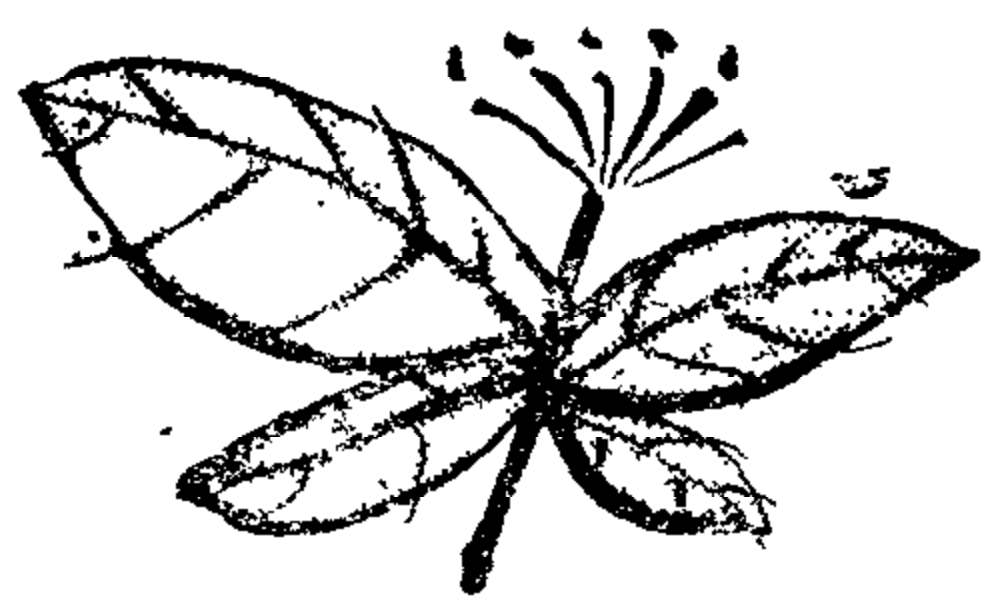
海軍保甲是一個擁有八十餘萬民的大集團。在蘇州河以北地區內，計有人口六十七萬，在浦東新接管地區內，計有人口十六萬五千，合共八十三萬五千。在處理日常事務上，爲便利民衆起見，共設有十個區事務所，又二個分所；計蘇州河以北地區內七個區事務所，又二個分所，下分四〇七保。三六一三甲，轄有十二萬九千〇十五戶。在浦東新接管地區內，置三個區事務所，隸屬於浦東支部而受本部之管轄。下分一二〇保，一四四五甲，共二萬二千五百〇八戶。全地區內，共設有自警團守望亭六百五十所，擁有自警團員十一萬人，日夜輪流值崗，以協力確保地方秩序的安寧。此外，爲強化防空體制，共設七個

防空團，分置六十二個防空指導所，再分爲三百五十三個防空班，配置四百餘名之防空指導員。並另采有無數的私人及公共大小型防空壕，以爲一旦遇有大空襲之準備。同時，爲強化救護工作起見，設有四十八個救護所，配置醫師一百名護士二百五十四名，救護隊員二千六百四十八名，現正經常的從事完密的技術訓練。

總而言之，海軍保甲的組織是相當完密，而工作也相當繁重；有完密之組織，而後可以應付繁重的工作，在過去四年中，便以這樣的完密組織把這樣繁重工作應付過去了。

現在，海軍保甲正在艱難困苦の時局和緊張的決戰情勢下，結束已往四年、而邁步踏入第五個年頭。在今後的時日中，它將發揮它潛在的偉大的力量，而謀取它真正的成功。上海將於何時遭到大規模空襲，是任何人難以預料的，我們要當做萬全的準備，不可妄冀其倖免；並且，在今後，戰雲將以各種不同的形態，逐步逼近我們身邊，她是極有其可能的。所以，海軍保甲今後的工作方針，將是發揮過來四年中所積得的寶貴經驗，而把這經驗用以培養成育區內八十餘萬民衆的團結力，以完成守衛它本身區域的使命。這個使命的完成，一方面可以保障區內民衆的生命財產，一方面亦即是建設新中國解放大東亞的成功之基。

在這裏，我以十二分的熱忱，盼望海軍保甲更加壯實起來，爲擊破決戰態勢而加緊團結，爲決戰必勝而勇猛努力！去，爭取這元明吧！我僅以這幾句獻詞，敬祝海軍保甲成立四週年紀念。



小說 苓苓 櫻官上

一個比往常更美麗的秋天，我開始認識了苓苓。

相逢又相識，讓年青人兩顆無邪的心偷偷地繫在了一起。金風吹着殘破的故城牆邊，一片無際的草原，只有我和她雙雙的坐在青草地上。

「苓苓，你能猜測到我的個性嗎？」我帶些試探的問她。

「一個重情感的年青人。」

「只猜對了一半。」

「怎麼？」

「還有善感而多想。」

「多想？」

「嗯。譬如現在我眼望着高聳的，石塊堆砌成的城牆，我就在想著遙遠遙遠的故事。」

她俯在我身上，圓睜着一對黑得可愛的眼珠，仰起頭微笑的望着我的臉，再說下去：「我會想到造城的匠人，會不會有着我們的祖先？我更會幻想起小說書上看來的，奸臣賊子強迫良善百

性，用皮鞭威嚇工人快速造城的情景，他們一面打着鞭打，一面還得努力工作，在我們眼前的這些城，也許是熱天造的，那麼，有年老的，或是因為受不了熱而昏過去，以致了結；樣樣的離開了這人世，年青的，也該有好些會被這火熱的太陽給晒得發妙，於是，他那些活着的，便會把躺下的像狗一樣，由着監督人的指揮，拖到別的地方去……

「你想得真太多了。」望着我滔滔不絕的說下去，她輕輕地在我耳畔細語。

「我自己也知道是太會想像。」

「這是你個性裏奇特的地方呢。」

「對於這，你會不會產生什麼不良的感覺？」

「我會了解你。」

因為了苓苓的了解我，於是，我們情感終于由友誼而結合在一起了，從訂婚到結婚，這是我們兩人中間一段綺麗而幸福的日子。

婚後。

像牽着一曲輕快的調子，我們陶醉在它的線繯上，美麗的日子含滿了快樂的飛過去。

然而，這日子過得卻並不太長久，我是一個多想的人，太多想

了，往往就會生出變態的疑心。是在一個朋友邀請的私人宴會上，由於主人的介紹，我們認識了一個叫魯凌的年輕人，同時，魯凌就要求苓苓跳了幾次應酬上的交際舞，並且大家談得似乎非常投機，這雖然只是友誼上的往還，而我卻感到他對太親熱了。爲了這一點小小的緣故回到家裏，我們發生了第一次的爭吵，她說我氣量狹，管束得她簡直有點過份，可是多想的疑心卻使我光起火來。

「苓，妳別太不認清妳的身份，妳應該知道妳已是我的妻子。」

「可是，我總還有我的自由。」

「自由？妳是不是再去愛那個漂亮的年青人？」

「仁，你不該無緣無故的冤枉我。」

「哼，冤枉妳？妳對他的親熱還不夠嗎？」

「你……」話沒有說完，她就伏在沙發上哭泣起來。

「不管怎樣我以後不准你和那個姓魯的傢伙接近。」

就這樣，我們夫妻間的感情，無形中有了裂痕，而從此我的心緒懷極了，我要把自己的幻想牽強證實，於是，我常常神經質的

有着奇特的行動。

這是離我們爭吵過還不太久的，事，那一天我從辦公廳回來，剛走到門口，就聽到我們屋子裏有談笑聲。一推門進去，所看見的卻正是魯凌，苓苓和他還在講得起勁，看着這眼前的一切，我像已抓住了一種事實的鐵證，我已經是憤怒極了。雖然魯凌還沒留意的站起來和我打招呼，而我卻已經再也不住了；劈頭就難堪的問他：

「你來做什麼的？」

「芷仁兄，我是來看你的呀！」魯凌笑着，有禮貌的。

「看我？哈——」我含滿不自然的笑，接着就放下了臉：「是來看她的吧？」

我用手指着苓苓，她發起急來

「仁，你……」

「芷仁兄，這是什麼意思？」

「你還裝些什麼？」

「……」

「如果是沒有事的話，就請你立刻離開我們這裏。」

「下逐客令？」

「這還是對你客氣的。」

「……」

魯凌默默地立着，終于沒趣的，草明其妙的卅下頭，走了。苓苓似乎還想送他，但我一把就把她拖了回來。

「仁，你……」

「我有什麼對不起你的地方？」

「你對待魯凌是太不客氣了。」

「哦。」我冷笑：「是因為我得罪了你的情人。」

「情人？」她有些發訕，喃喃地。

「不承認嗎？剛才的樣子……」

「仁，爲什麼你尋無緣無故的冤枉我？」

「哼，又是冤枉，你如果受不了冤枉，很可以走呀！」

「你是說，要我們脫離彼此的關係？」

「離婚在你還不是急切盼望的事。」

「你太侮辱我了。」

「喲，多正經。」

「我們再想共同處下去，恐怕是困難太多了。」

「一句話：離婚好了。」

「你既然這樣，我們還是早分開的好。」

「分開了，我的家庭裏還可以清白些。」

「好吧，我們不必說下去了。」

「……」

「……」

氣憤中，一同找到了律師，無

條件的，我們彼此協議離婚了。

也許是因為我變態的虐待苔苔，她抱着報復的心理，在我離婚後，她像是更和魯凌接近了。

因此，我以為魯凌是我們夫妻離散的幕後牽線人，我要對他清算我們之間的仇恨。

一個無月的夜晚。

我已經偵察得很清楚，知道魯凌每天歸家的時候是相當遲的，於是，在那偵天夜裏，我隱身在一條他必經的黑巷中，等待到他獨自經過那地方的時候，乘他不備，我突地在中閃出來，一拳打倒了他。

那時候我簡直像是成了一匹兇猛的野獸，不顧一切的直朝着他撲去，於是，我們倆在地下滾滾了一團；我沒有說一句話，只用全力想扼死他，但我的氣力卻並不十分大，結果反而是他佔了勝利，不過，在他認出了和他肉搏的，是我時，他立刻就放開了我，嚷着我的名字：

「芷仁兄，你……」

我不讓他說下去，只一見有機可乘，就從身畔摸出了預備好的短刀，向他刺過去，當然，這在他是出乎意料之外的，終於，在他的肩際被我刺中了一刀，但當我快速的從他身上把小刀抽回來，再想刺第二刀的時候，我的手是被他更快速的抓牢了。

(11)

「芷仁兄，我們依舊是朋友呀！他並不在意他的傷口，平心靜氣的和我說。

「你這鬼，引誘了我的妻子，還要來譏笑我嗎？朋友？哼。」

「芷仁兄，這是你的誤會，請聽我說……」

「我什麼也不管，只知道刺死你。」

一用力，我被抓牢的一隻手，就出其不意的掙了出來，但另外在我身後卻又有四隻手，一邊兩隻的握住了我，手電筒的光也射過來……

「深夜裏想謀財害命嗎？」

「不是的……」魯凌似乎想為我辯白。

「誰要你假惺惺。」我生氣的，差不多似乎是在吼叫着。

「那麼走，到巡捕房去。」

就這樣，我被警察的巡捕帶走了。

第二天，連同所謂兇器的小刀移往了法院，因為被害人的不願追究，我只被判了半年的有期徒刑。

從那個時候起，我開始嘗到了，鐵窗風味。

半年來的小工生活，讓我吃盡了千辛萬苦。

出獄正趕上中日事變。

於是，我抱着自己在這世界上根本是多餘的心理，不顧一切的

毅然決然投入了軍伍，從事于馬革裹屍的戰場生涯了。

是我們一連換防的一天。

在仗壕裏，各人端着槍，望着前線，濃烈的炮火叢中，我突地看到離我們防地不遠的鐵刺網外，正有一個人躺在那裏和死神掙

軋着，看了草綠的制服，準知道一定是我方的弟兄。

「看他痛苦的样子，成全了他吧。」

我旁邊的一個同伴像在自語，也像在徵求別人同意，我知道，他的意思是不如開一槍結果了那個多傷弟兄，好讓他早些離開這人世。

「何必要這末殘酷，去把他救回來不行嗎？」我不贊成的說。

「危險呢！」

「沒關係，請我去。」

「小心啊。」

悄悄地，我蛇行着爬出了仗壕，槍彈在頭頂上不停的飛着，我沒管那些，同情心我產生了冒險心。

爬出了防地的鐵刺網，危險更大了，但我終于到了躺着的受傷者面前。

「喂。」

拍了一下他的肩頭，那個人忍着痛，迴過了半個臉來。

我們彼此打了一個照面。

「是你？」

「是你？」

「魯凌。」

「芷仁。」

兩個人互望着，他忘記了痛苦的笑。

「想不到在這兒又遇見你。並且我們又都成了保衛國家的健兒。」他先說。

他伸出手去，緊緊的握住了魯凌的手，我感到興奮，對於他，已不再有所謂的仇視，何況，現在我們正站在一條陣線上。

「你現在是不是一點也不恨我以前的粗魯和橫蠻？」想到往事，我有些慚愧。

「不，我想那是彼此誤會。」

「願我們忘記兒女的私情，從此負起國家存亡的重責。」

「不過，我的傷很重，恐怕不行了……」他始終在咬緊了牙在和死神做着最後的掙扎，但，痛苦啃蝕着他的心，他的臉上失去了血色，白得有些可怕。

「不要說這些話，我馬上背你回去吧。」

他搖搖頭：

「謝謝你的好意，可是我實在是沒有活下去的希望了……」

「這……」

他吃力的軀動着身體，一隻手伸進了軍服裏摸索了好一會，終於，拿出了兩張他自己的照片

來交給我：「一張是送給你的，還有一張，如果方便請你把它交給苔苔，做爲我們大家彼此認識一場的紀念吧。」

「我一定會照辦的。」我黯然的把照片抄過來。

「芷仁兄，國亡家就不會存在了，願你努力去奮鬥……」

「……」

「去爭取……」

「……」

「去用熱血，成民族生存的堡壘……」

突然，一粒彈擊來，我本能的臥下身去。

但，等待到再伏起來，魯凌卻已經死了。

又是秋天。

中日間早已經由相互諒解而攜手了。

我又回到了原先的古城來，可是，走過苔苔居住過的屋子，卻依舊是空空的。

魯凌的照片，貼在我的書桌抽屜裏已經變黃了，我十分抱歉的辜負了他的囑託，但有什麼法子可想呢？

一想到苔苔，不由的我就會生出，明的惆悵。

「苔苔是不是還在這人世？」

沒有一個知道的人。

一九四五年夏于南京

# 散文



## 愛河之船

蘭紅

悲劇吧!!  
爲了自己將來的  
幸福，青年人最好  
把他或她的愛人介

紹給自己的父母，這樣就可以多得許多確實的指示，而不致因戀愛而苦悶，爲婚姻而煩惱了。

我想介紹一個外國青年求婚的書信。和她女友的父親之覆函，在這兩封信裏，反映了許多模可做的地方，或許讀者也能得到些同樣的感覺，甚至開始學習他們這種豪爽的美德。

信一——「要求她父親的同意」我親愛的張先生：

大概你知道昨天我向喬英求婚吧！我更快樂的能得到她願做我妻子的允諾，但是事先總要得到你的同意。

我現在特地寫信給你，請求同意我們的訂婚；同時不久便舉行結婚，我的職業很好（職業的高超地位，優豐的薪俸和有利的保護人），今年二十一歲，體格健全，我自信的說：可以保證你和張太太會滿意我的脾氣和社會上的地位。

我希望你們知道：我從羨愛喬英至今已有多數月了，她也在最近表示過：她在過去某個時期曾暗地裏愛過我，所以我們非常順利的在愛戀的途中進行。

你和張太太都是仁慈的，我希望你們能賜給我一個晤面的機會，那時我可以講述我的志趣，比在這封信裏所寫的更透徹，更清楚。盼望你們同意我們的訂婚，現在我正等候着你們的美滿的覆音。 敬祝

快樂  
你們的忠實者  
羅班斯上

這個青年滿以爲他的訂婚要求一定可換左券，他想他的環境這麼適合他的婚姻問題，可是她的父親却把這訂婚大事看得很重要，給了一封回信，預備慎重考慮

信二——「她的父親的覆信」我親愛的羅先生：

我已收到你X日的來信，知道你要問我關於你和喬英訂婚的表示。

我須聲明我獨個兒不能左右這件大事，你們倆都還很年青；喬英才十九歲，並且在短短的時間中，在某種利益上，你不能希望到一個足夠的進益使她生活安適。

我想這不是十分需要去考慮你倆晚年的生活問題，譬如你雙親一樣地過着幽閒的生活，但是至少我本人應該看着我的女兒將來能過好日子。

你大概也知道：我不是個富有的人，當然我不能給與

喬英一個稱意的厚意，但是我已與喬英和她的母親商酌過這件婚姻大事，我又答應你們訂婚的同意，然而這至少還須等上一個年頭，在這個期間內，我們希望多認識你一些，也可讓你們倆比現在更進一步的知己知彼。

假使過了一年，你和喬英彼此繼續愛戀，我就馬上允許你們的訂婚，相信這個結合將來一定給我女兒足夠的幸福。

我想最好事先告訴你，我的內人和我自己都有一種幻想寄托在你身上，所以在這一年的期間內，希望你用最大的毅力來實踐我們所給你的條件。

今天我們很高興請你到舍間晚餐，假使你有暇的話，餘不一二， 祝你

快樂  
你的愛護者  
張上

在這兩封書信裏，便可以想像到他們爽直坦白的心理，這是很能幫助他或她從戀愛中得到愉快，由婚姻裏享受幸福。

大多青年們總是善於鍾情的，這是天經地義的論據，尤其青年們慣在愛河裏滲入一個危險的東西——偏見，俗語說得好，這就是所謂「一向情願」，回顧現在的青年們，十個中有九個在幹着沒有顧慮的盲目戀愛，雖然時代的巨輪刺戟我們要求「自由戀愛

」，但是它的結果反帶給我們一個可怕的悲哀——離婚的痛苦損害我們的精神，逼迫我們頹廢，這是多麼危險啊！我們既已知道這危險的起由，所以我們更應該加倍重視我們的婚姻問題，決不盲目談愛，播上傷心的種子，讓自己將來受苦。我們的戀愛需要「神聖的自由」，可是我們處處須得請示自己的父母，他們豐富的經驗留給我們美滿的，甜蜜的婚後生活。



## 孃娜的煙雲

麥芒

已是午夜的分了。爲了生活的驅使，蒙珂還在低頭趕寫一篇未結束的小說，五月的夜是溫馨而熱情的，蒙珂也感到夜的溫軟的手在撫摩着自己。當他的筆停止，靠在椅背上閉眼冥思了一會，他聽見他婚後不久的新娘孃——峇子，正從這房間的那邊床上發出輕微的鼾睡鼻息聲了。

他想：「說起他倆的結合，

可說是一段佳話。謹從意志與見解上的契合而奠定了他們感情的基礎。再有，也許就是彼此生活慰藉上的需要吧。也未經過任何虛張的儀式，他們就心願地生活在一起了。

「每晚入睡時都是這樣地：蒙珂待芥子躺進被窩後，伏在她的枕邊，談些隨便的話，熱情湧上來時，兩隻嘴唇就緊密地吻合了。芥子更顯出嫵媚；便用圓潤的兩臂圍緊他的脖子而以半開半閉的眸子不時地斜睨着他。受了這樣風騷的挑逗，蒙珂當然更熱情了。這樣他們相互地擁抱了一些時，可以靜靜聽他們心聲的跳動，漸漸地，芥子的兩臂鬆了些，蒙珂總是再附着她的耳朵，以顫動而溫存的聲音叮囑幾句話，叫她好好地睡覺，而為她理好了被才不忍地離開她，坐到他寫稿的桌前來。蒙珂也感到自己這種賣文生活的窮酸，以致也累及了他心愛的人也跟他受困而常起內心的漸忍。但這當然是起於感情的。假使果真有怎樣優厚待遇的職位要他這致力半生的窮文人生涯，也決不是他的意志所能許可的。而每次聽了激動地自責的芥子，不但沒有絲毫的埋怨，反，更加予他以鼓勵和慰安時，蒙珂簡直感激得要流淚了。因此，他們的情愛永在無限量的增長着。

「就拿昨晚說吧：當他們擁抱了以後，芥子還是拉住他的手，不忍放他去；並且感動地說：「看你近來消瘦得多了，飯也減了不少，休息幾夜再寫吧。要是弄出病來，可怎麼好呢！」蒙珂聽了這樣親切的話，幾乎心軟地服從了。但強烈的創作慾衝動着他，他想到今晚是寫到那篇小說的主人公從狹小的封建牢籠似的家庭，走到廣大的十字街頭的轉變點了。怎樣才不致使這轉變牽強或公式化呢？他不能不提起精神以赴了。但他對芥子的體恤也不好意思怎樣的拒絕。因他也感到自己的體力近來確差減了不少。他祇苦笑地望着芥子的臉不回答。芥子當然也體會到，雖也逼視着他清瘦的面貌心裏在難受，但究竟不忍拂逆他的心意，終於釋放了他的手。」

迷人的夜。這房間內的陳設雖簡陋，但空氣裏似乎氳氳着微薰的香氣在陶醉着蒙珂的呼吸。突然聽到：那邊，床那邊，他的芥子在叫他了。祇聽她似在埋怨地說：「夜深了，還不睡覺麼？珂，我要你陪我。」他連忙站起了身。他想：爲了少婦的相思，不應該太辜負了她。不正是熱情洋溢着夏夜麼？聽窗外來偶的蛙聲鼓噪得多麼刺耳。但他走近床前時，天哪！床上哪有他的

意中的人呢？洗衣老婆婆送來幾件洗過的衣服，另外還有幾冊雜誌書籍，散亂地呈現在他眼前。他厭惡這好久以來惟一安息他心身的所在了。

像一片輕飄的落葉着地的聲悉，他低微地太息了一下，頹然地走回桌前坐下；推開擁着的原稿紙，點燃了一枝香煙，猛力吸了一口對空噴去。那嫵媚的煙雲騰空繚繞了一會，幻散了。



## 偶感

清泉

人生於茫茫天地之間，真如滄海之一粟。「悲歡離合」誠然如夢。若如其他的生物一樣，冬枯春榮或日食三餐，無目的追求，毫無頭緒的奔波，盲目的生下去，豈不是空負上蒼賜我此生？透視人生而富有經驗的人常說：「人生不過如浮游之一現而已」，如此我就忍心讓這渺小而無可悲的生命，就這樣無遺痕，無遺影

地過去嗎？那麼我何必要此一生？人世間的甜酸苦辣，我可以說已經嘗遍。我有的是思想，有的是熱血，我不願示弱，亦不願偏強，我有自信，所以我決願拿着最大的毅力，將我的歡欣酸淚，……用言語來劃個簡易的輪廓。我閉上眼睛，去摸索舊時的遺跡，尋找往日的幻影，可是在我的記憶上，因受着許多變換事物的塗染，已往的陳跡，僅僅只剩下模糊的印象，於是怨怒自恨。還是「回轉重復一次兒時旅途吧！」我於是效學着孩子時的天真，毫無顧忌地撒嬌撒痴，我夾着一書本，預備再爬一次小學的階梯，走過鏡台，回眸一盼，只見鏡台告訴我：「幼時已去，大孩子：你去教書啊？」我羞慚地拋開了書本，只得伏在案上，憤恨地流上悔悟之淚。

「往者已矣，來者可追」。我既不願辜負上蒼賜我之秉賦，那麼陳設在我面前的將來的旅途，我要用着最大的努力，將所遇所見統統寫入我的日記小冊內，來彌補我過去的遺憾。我翻看後面一大疊空頁，心靈中交織着歡悅與希冀，覺得每一頁上都呈現着各種景象，這些景象似乎是隱藏着的，牠是我將來生活的畫圖，現在沒有經過刷染，須待我走到那個畫境時，那副圖畫才會顯出色彩，所以這色彩的良秀，尙待我來日的奮勉！

最後我要高舉着我的手，自勵着：「清：將來的路程須以擴大的眼光去覓尋努力吧：努力向着光明坦途邁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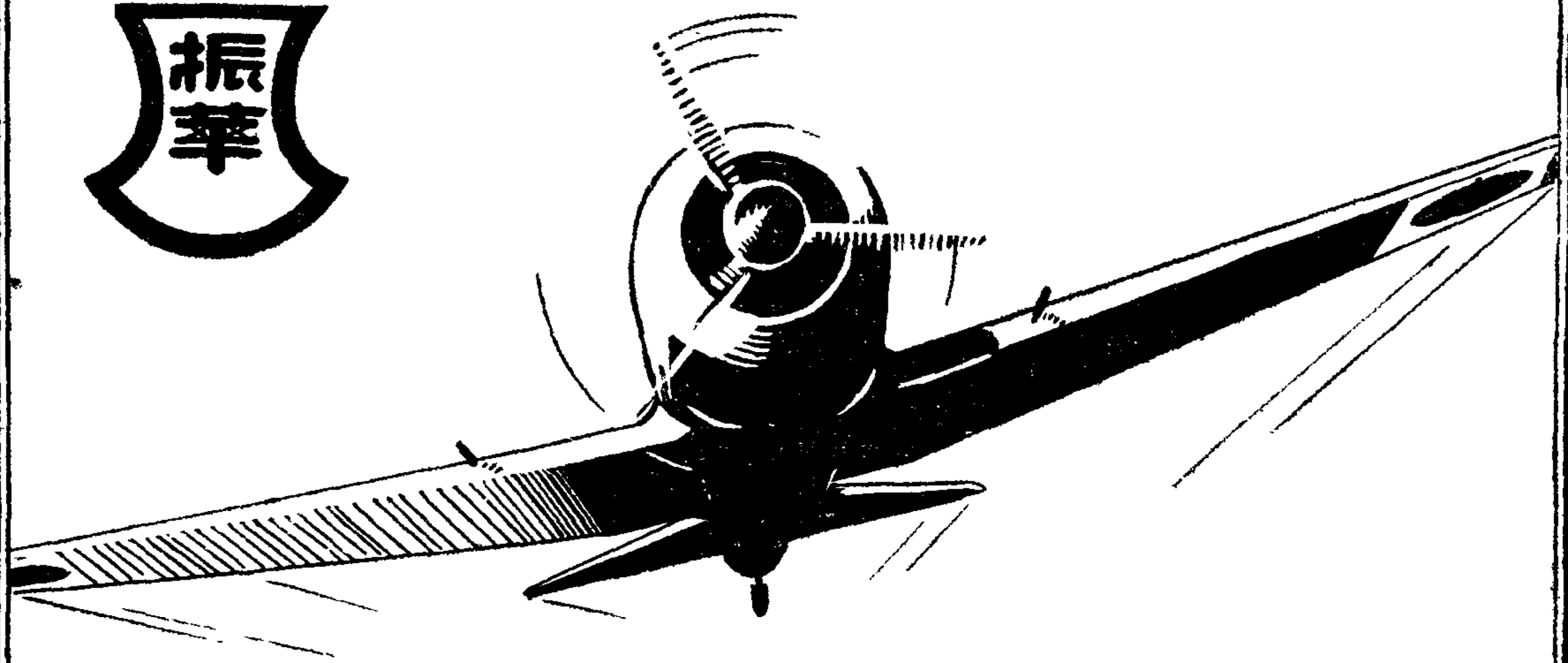
日本·滿洲國·中國

# 內田洋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四華路四〇號 電話：四〇三〇〇號

測量器械 光學器械 氣象器械  
 度量衡器 理化事務用品  
 製圖用品



# 振華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外灘黃浦大樓二〇六號 電話一六〇〇〇番




**命他維力強**

**B1 注射液**

**林妥努巴拉新**



# 憶當年

伯良

惆悵落於耳邊：

聆輕快的節奏，

步出

年青者底歡情，

生機漾溢遍大地。

XXXXXXXXXXXXXXXXXXXX

時間是無邊的海，

有多少血腥的泡沫泛起？

心田縱寂寞，

而舊情的記憶，

乃溫暖的陽光。

XXXXXXXXXX

夢裏有綠色的微笑，

但是那樣的遙遠。

歲月折磨盡豪氣，

而今，老了，

——昔年沙場的英雄。

(三十四年，初夏)

# 念遠人

燕子

昔日投下了一粒憔悴的種子，

如今展開了燦爛的蓓蕾，

原野間……；

遍鋪了美麗的，白色的火花，

血和力的灌溉，

是生命之光……。

白色的花朵上，

留下了白色的記憶；

「燕！這一朵白色底花，

你永遠留着吧！」

如今呢？他遠飄在天涯海角。

白色是純潔的象徵，

摘取了技頭的一朵，

封入了心愛的信箋中，

小心地，寄給天涯海角的遠人。

。 。 。

黑夜，倚立在黑暗中，

夏蛙喊起了生活的節拍，

螢火蟲閃爍着弱小生命之光。

在黑暗中，我摸索着人生的道路，

不，遠人！這裏有你撒下的種子，

開出的花朵，

是我前途唯一之燈。

呀！遠人！

天下無不散之筵席，

天下無不謝之花朵？

我呀！我呀！

有如那花朵呀！

。 。 。

號角響起了！

生命之動力，

喚起了你跌落在這裏的話：

人的生命似火，

要不斷的燃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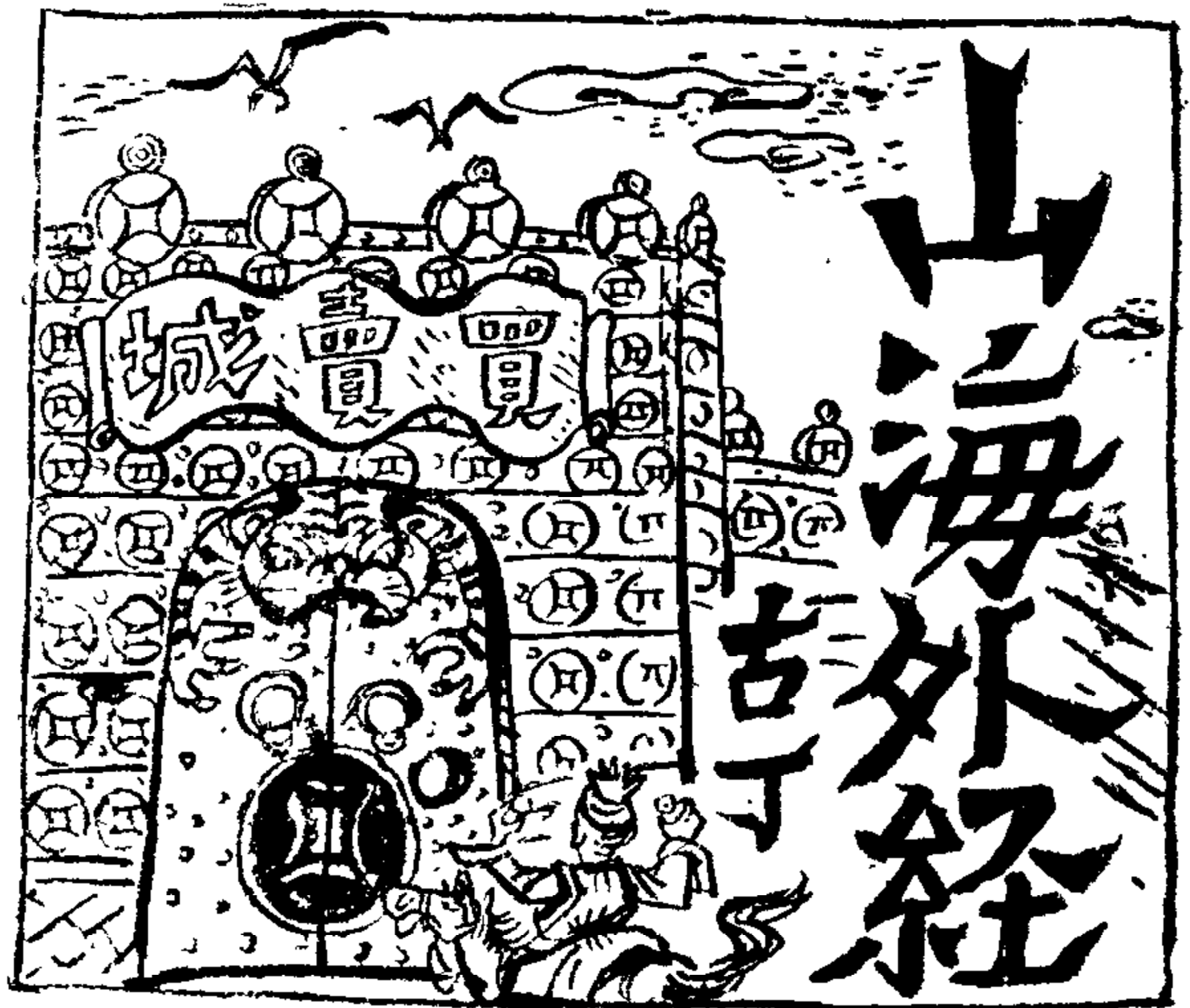
否則，自己燬滅自己

……。

呀……！

訴不清的戀念，

遠人！



介紹滿洲文

住，一勁往他的鼻孔裏鑽。

不覺走到一座高高的城門，上面寫着三箇金色的大字：買賣城。

市井徒望着城門上面的三箇金色大字，自言自語似地：

「怪不得異臭撲鼻，大半是這城裏的錢太多了。」

仔細一看，城門也是銅鑄的，上面刻劃着銅錢的花紋。

「城門爲甚麼關得緊緊的，又不是夜裏。」田舍公嘟囔着

「你忘了這是世外世嗎？跟我們世上是不一樣的呀。」市井徒在提醒着他。田舍公這纔省悟他們雖然離開了長生鄉，却並未歸還世上，仍然在繼續着世外世的旅行。

二人站在高大的城門以外，片刻發呆，不知怎樣喚開纔是

「哎，你看——」

市井徒在眼前的城門以上，發現了一隻錢眼，一面念着那

錢眼旁邊的字句：

凡欲入城者，須從此孔投入城幣一枚，其投入金幣者於一秒鐘以後開門，其投入銀幣者於一小時以後開門，其投入銅幣者於十二小時以後開門。

「我們沒有城幣可怎麼是好呢？」田舍公一勁在自己的口袋裏摸索。市井徒也抓耳撓腮。再仔細一看，在這幾行大字

「無城幣者請至東方二百米之城立交易所交易爲荷。」

二人便一同順着銅鑄的城牆向東方走去，果然在二百米的前面，有一處商號，掛着一箇牌子，上面寫着：城立交易所。並沒看見屋門，只見一箇窗口，露着一箇壯年人的腦袋，

「借光——」市井徒上前去打招呼。那人這纔似乎知道有人前來交易，堆着笑臉：

「你要買點甚麼？」

「我們想換一點城幣打開城門。」

「歡迎歡迎。」

「給你兩箇銅幣！」

市井徒一楞，片刻沒說出話來，那張嘴却依然繼續要錢，田舍公拉了市井徒一下子衣袖，用手向那嘴做着投入的姿勢，那嘴就伸上前來，險些咬住了田舍公的手。市井徒便下意識地將剛換來的銅幣向那嘴投去，那嘴便像狗咬骨頭似地將那隻銅幣吞入嘴裏。然後，那人又轉過臉來，這回却並無笑容，依然在丁丁東東點着錢。

「鋼幣是得在十二小時後門開的呢。」市井徒忽然想起適纔看到的城門上的字句，跟田舍公商議着。「你再賣一點東西，換一箇銀幣，也總能快一點開門的。」

「借光！我們想換一隻銀幣，賣一點甚麼東西，纔能值一箇銀幣呢？」

「銀幣嗎？」那窗口裏的人沈吟着。又抽冷轉過臉去，那隻後脖頸上的銅錢大小的嘴又說起話來，「把其餘的一箇銅幣也扔進我的嘴裏罷！回頭我告訴你。」

市井徒和田舍公你看我，我看你，然後市井徒並未分說，就將手中的一箇銅幣投進那張嘴裏。那人便又轉過臉來，道了一聲謝，跟田舍公說道：

「我請副所長去。你等一會！」

那人便不見了。等了一會，大半是「副所長」在窗口露出了腦袋，比方纔那人似乎胖了一些。

「把你的東西拿來！」

田舍公便掏出了一隻金銀，遞給他看，那人便不耐煩似地噙嚙投出了兩隻銀幣，田舍公拿在手裏回身就走，那「副所長」便轉過臉去，在後脖頸上同樣有一張嘴，在要銀幣。

因爲已有方纔的經驗，這次並未特別喫驚，便用手指捏着一隻銀幣，對準那張嘴甫登投了進去。

不知幾時，天上籠罩着濃霧。濃霧裏夾雜着異臭。他們默默地向城門走去。

二人走到城門以前，田舍公就將那隻銀幣一擲投了進去，但不知究竟城門是否能夠打開，因爲還得在一小時以後纔能應驗，二人就在一塊石頭上並肩坐下，百無聊賴地望着城門。

「這是一股熱風捲着異臭，陣陣撲鼻。」

「這是甚麼氣味？」

田舍公噙着鼻子嗅着那熱風捲來的異臭。

「甚麼氣味？」市井徒也同樣嗅着。「活像

是鐵臭，要不然就是銅臭，總之是一種金屬的臭氣——」



過了約摸三十分鐘左右，不知幾時，從身後走來一箇老太婆：

「二位先生，請賞給石頭錢！三十分鐘一箇人一隻銅幣。」

這老太婆轉過臉去，後脖頸上照樣有一張嘴。

市井徒因已無幣可投，便繞到她的前面：

「我們換了一隻銀幣，已經投入城門的錢眼裏去了，實在沒有錢了。」

那老太婆却馬上又將後脖頸轉來，仍然噁噁不休地要錢，並且威脅地：

「不給錢是不能放你們進城呀。」

只是糾纏着要錢，二人叫她纏得委實無法可想，商議的結果，只好由市井徒再到交易所去賣東西。田舍公剩下一人，只得跟她閒談：

「老太太，你們這裏的人爲甚麼都在後脖頸上有一張嘴？」

那老太太呵呵笑箇不已，然後怪詭異似地：

「難道你們都是一張嘴嗎？」

「阿阿！我來看看……」

她將腦袋伸到田舍公的脖頸去看，眼睛一瞪。

「可也怪了，你竟沒有喫錢的嘴？」

「吃錢的嘴？」

「是呀，一張嘴是喫飯的，另一張嘴是喫錢的，阿阿阿，你竟沒有喫錢的嘴？」

「……」

「人不喫錢還能活着嗎？阿阿阿，我們這城啊，按照體重的不同，分三種嘴，一種是三

十公斤以下的，喫銅，六十公斤以下的，喫銀，一百公斤以下的，喫金……那一百零一公斤以上的，究竟喫甚麼，我也說不清了。」

田舍公聽了老太婆的話，因想方才在交易所的風景，這纔有些明白爲甚麼換銀幣和換銅幣的並非一人，打聽着她：

「哪麼，東頭交易所的副所長就是銀嘴了？」

「是呀，他們那裏的所長，就是金嘴啊。」老太婆講得挺高興。「這金嘴呀，據說都是我們城主邱祥爾的一族——邱祥爾是邱吉爾的一家子，金嘴的祖先都是海賊呀，你知道嗎？」

「邱吉爾的一家子——那箇擾亂世界和平，侵略東亞的邱吉爾？」

「邱吉爾常到我們這城裏來買帽子，他家裏的帽子，都是從我們這城裏買去的——我們城主也愛帽子，據說一大半是用鴉片從印度和中國換來的。」

「哈哈——」

「你坐下，請坐，請坐……」

「老太婆讓田舍公坐在石頭上。」

田舍公便應聲坐下。

這時，市井徒已經回來，憤憤不已地：

「這回窗口的東西，是他們的所長，這小子胖得像口肥豬，一口咬定：非金幣不喫，賣給他金戒指還不要，我的東西，他挑了半天，終於把祖宗留下的龜甲換來了兩箇金幣，一箇金幣又給這小子喫了——」

田舍公把方才聽老太婆講的話跟市井徒講了一遍，他這纔明白了何以那肥胖的所長非金幣不喫的道理。

「老太太，給你石頭錢！」

市井徒將金幣遞了過去。「你找給我們錢罷。」

「喫不消，喫不消！」老太

太雖然轉過臉去，那後脖頸上的嘴却只見一張一閉，並不敢喫。「喫了要瀉肚的，我非喫銅幣不可。」

「我好心好意換來一隻金幣，你不要拉倒！」市井徒有些不耐煩了。

「三箇銅幣，快給我呀。」

老太婆拉住了市井徒和田舍公的衣服不鬆手。

「你這老東西太不講理了，

先頭你不是說三十分鐘一人一隻銅幣，我們給你兩個銅幣也就夠了，爲甚麼要三箇呢？」

田舍公一半開心地問。

「你在那位先生走後，我請你坐下，你已經坐了三十分鐘了。怎麼不是三箇？你想！」

田舍公一想他講得並非無理，心中不免暗地發笑，從口袋裏掏出了一條手帕，給了那老太婆：

「你自己拿去換罷。」

老太婆看看也無法可想，一面收下一面嘟囔：

「我去賣要喫虧的，因爲還得給交易所的人們喫一箇去的。」

大半在銀幣投入之後

已有一小時，城門嘣嘣

打開，田舍公就趕緊走

入，待要叱呼市井徒，

那城門便已經當關上

了。原來這城門是投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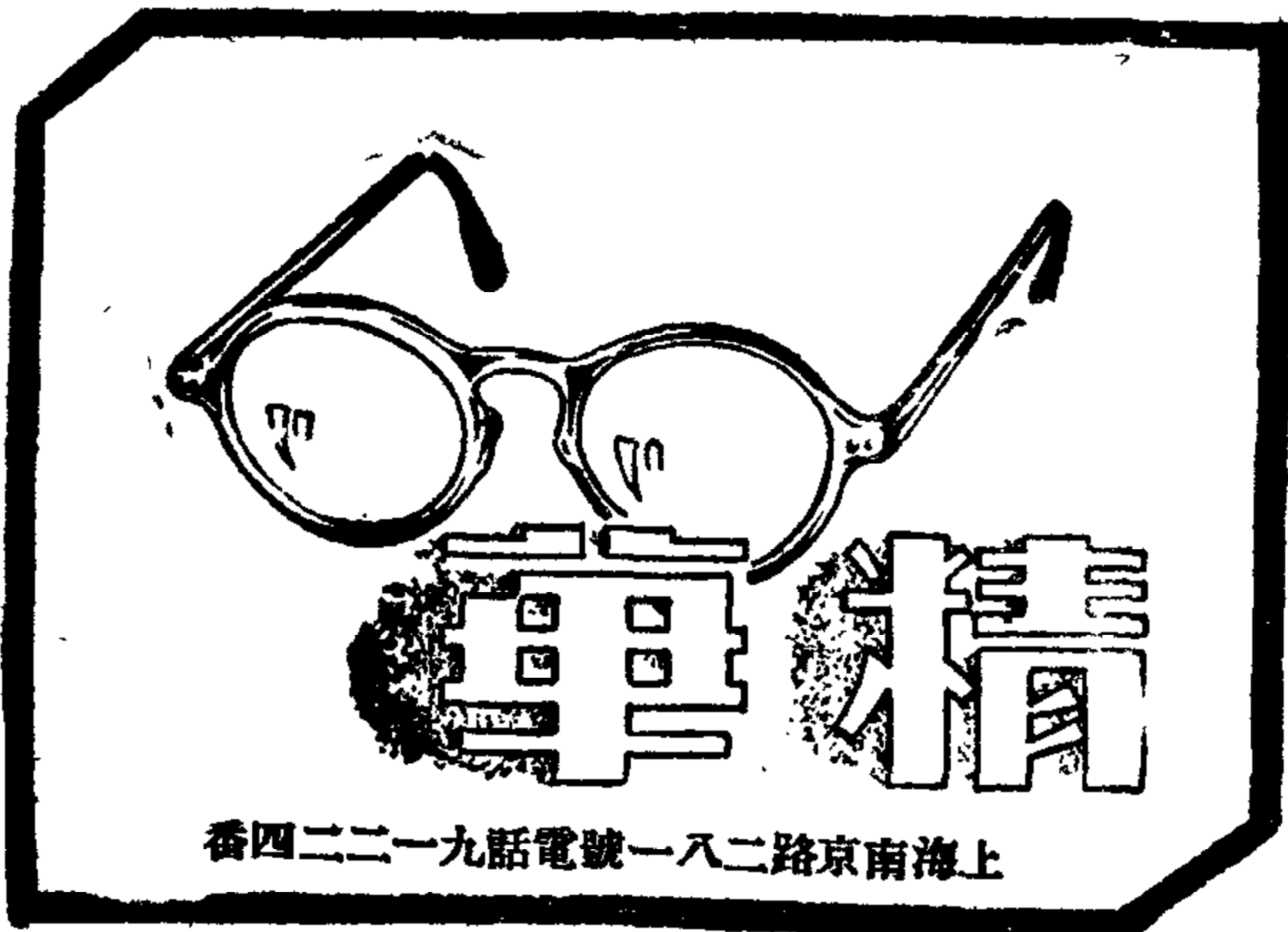
一箇幣只能一回走一箇

人的。

幸而市井徒剛纔換來的金幣還在手中，便由那錢眼投入，果然那城門在一秒鐘之後就嘣嘣

打開，這纔二人相見，沒把他們拆散。

城裏的霧氣更濃。



「借問一聲：我想拜訪你們的城主，不知在甚麼地方？」市井徒看到一箇類似城勇的人，這樣打聽。

那人未曾做聲，先轉過臉去，掀動着這城民特有的後脖頸上的嘴，也未說話。市井徒知道他是在要錢，不過腰中已經沒有城幣了，跟田舍公商議了一聲，轉身走去，心想隨便到前面去尋找。

那人因見好久沒見錢投入嘴裏，便轉過身來，把走去的二人喚住：

「你們等一等！」

「我們自己去找就是了，謝

「謝你的好意！」田舍公回答着。

「不給錢可不中啊，我們這裏的規矩，凡是開口說話，就得給錢的，我們當這城男也不容易呀。」

「你也沒告訴我們城主的地址，我們怎麼要酬謝你呢？」

「惱，惱！你們大半是從外地來的，惱砍！非給錢不成！」

「那城男顯然有些憤怒了。」

因為拗他不過，市井徒只好將一隻鉛筆給了他。那城男雖然不滿意，却也收下了。嘴裏唧唧：

「真倒霉，遇見這麼兩箇窮鬼。」

二人也不理會他們，悄悄走去，不敢輕易打聽道路，唯恐離再來索款。

一路走去，但見道路兩旁的商店，都緊緊關着大門，心裏納悶，爲甚麼買賣城竟這般蕭條。留神一看，家家門前，都懸燈結彩，抬頭一看，拉着一條寬大的布條子，上面寫着慶祝海賊節。原來今天是這買賣城的海賊節，家家關門，乃是在過節呢。

二人心想今天來得很湊巧。便又向前走去。走着走着，在一箇門前寫着「海賊幼稚園」的門口站下。

校園之中，有成百累千的幼童，吵吵嚷嚷，蹦蹦跳跳，似乎是在舉行着運動會。

他們二人便站在柵欄以外，向裏面望去。

只見大揭示牌上寫着：「鴉片護運徑賽。」噹地一聲槍響，有十箇兒童手裏拿着帆船，背上背着一隻包袱，那大半就是鴉片了，都爭先恐後地跑起，半途上有許多障物，頭一箇便是林川徐的照片，只見一箇箇幼童，便將那張照片撕破，第二箇便是畫着東方的聖賢的道義精神，也同樣撕破，第三箇乃是一排戴着瓜皮帽，在地上躺着吸鴉片的人形，與着地上的幼童，便將背上的包袱解下放在那人形的臉前，最後是站着一排頭戴絹帽，身穿燕尾服的老紳士的小形，兒童們拍了那便便的人肚子，只見由屁股滾下了許多金幣。二人以爲那最先拍肚子的幼童當然是勝利者了，却見審判員在點着幼童們從紳士的屁股接下的金幣，乃是依照這金幣數目的多寡跟「護運」的速度的快慢這兩箇係數相乘的結果，來判定比賽的優劣的。

田舍公一面參觀一面憤怒，市井徒都幾乎罵出口來。但終於忍耐到底，看完了這節所謂徑賽。

心裏按捺着怒火，待要走去，却由柵欄裏走出了一個類似教師的中年婦人，隔着柵欄：「哈囉，你們白看了不成？」

知道她又要錢，沒等她轉過頭去露出那怪態的錢嘴，田舍公便急急從衣袋裏摸出來一隻烟袋遞給了她。

「不夠，不夠！」她不滿意。市井徒也在衣袋裏摸索了好久，纔掏出來一把剃刀給了她。然後那婦人纔媚笑了一下走去。

「不得了呀，我們再走一會，口袋裏的東西都要光了呢。」田舍公叨咕着。

「管它的呢？」市井徒毫不介意似地。「硬着頭皮走罷！」

離開了海賊幼稚園，向前信步走着，迎頭走來一大隊遊行示威的羣衆。足有一千多人，抬着一架計算機，足有軍艦之大，這些羣衆也都頭戴絹帽，身穿燕尾服，一聲一聲喊着口號：

——把大東亞裝進這計算機裏面！  
——打倒鴉片的敵人！  
——買賣城以外的人民一人要賣給他們一隻煙槍！

羣衆活像潮水一般向前跑。計算機一勁搖，搖出來的天文學的數字。

又是一聲聲的口號：——滅絕了五穀，增產鴉片！

——罌粟花開了，買賣城發了。  
——哇啦……咕嚕……

市井徒和田舍公瞠目結舌，看着這瘋狂的羣衆。忽然有一個人走上前來：「頂上的好土，一兩只要一鎊！」

市井徒搖着腦袋。「好，你敢違反我們城主的命令！」

「我不知道你們城主有甚麼命令！」

「城主命令我們鴉片科在今天的紀念日，賣掉一億兩煙土，叫買賣城的城民買來到東亞去賣！並且是給你們軍艦護運……這就是城主的命令哇呀呀——」

四

示威的羣衆已經走遠。「你非買不成！」那人嚴厲地。

「我們是東亞人，不能買你這種滅種亡國的東西！」田舍公也嚴厲地。

「哈哈，你是我們的顧客，那好極了。」那人繼續勸說着。「這一億兩你包銷了罷，少算你錢，我的親的顧客！」

田舍公一拳打在他的下巴上，面，那人便踉踉跄跄，倒退了幾步。田舍公以爲他一定還手，那人則摸一摸下巴：

「我們買賣不成仁義在呀！回頭我報告城主。」出乎意外，他竟夾着尾巴走了。

再往前走，在道路一傍，看見一個大樓，門前寫着：「新資源館」四個大字，便信步走了進去，意外地竟沒有人收門票。

先到第一室。

在一隻明淨的玻璃箱之中，裝着一個人形，頭戴瓜皮帽，拖着辮髮，馬褂長袍，在那裏跪着，只是膝間在露着肉。這標本的名稱，註明有「奴膝」兩個字。下面用小字這樣說明着：

本資源價值兆億金鎊，亞洲大陸產量最高……

田舍公看這這裏，便咬牙切齒，心想上前將那說明書跟標本一同搗毀，却仍然耐着性子，繼續往下讀着：

……唯本資源必須極力在最短期間獲得，否則一旦喪失，則我買賣城將遭大

難，凡我城民宜奮鬥到底

田舍公也，不能往下讀了。

只覺得心頭的熱血往上湧。

再者第二個標本，寫着：「

笑臉」二字，也是一個跟方纔

同樣打扮的人形，對着買賣城

的城旗在乞憐地陪笑。那說明

書的上面，寫着：——

本資源價值兆億金鎊。亞

洲大陸產量最昂，凡我城

民須維持此笑臉，若一旦

怒目而視，則我買賣城將

遭殃矣。

這第一室之中，另外還有幾

個標本，諸如「麻木」「怯懦

」「散漫」……無一不是他們

發財的資源。他們二人越看越

憤怒，便在心裏發誓，定要聯

合東亞十億的人民來撲滅這所

謂「新資源館。」

第二室。

走進室裏，首先看到的標本

，叫做「貪婪」，是一團亂線

般的神經，纏繞着地球儀，那

說明書上註明着：——

本資源為本城新發現者，

凡城民擬發財興城者，均

須施行手術，增添此新資

源，則略東亞可成也。

另外，也都是各種神經，諸

如「殘酷」「謊言」……都是

他們做買賣的所謂新神經。

市井徒和田舍公看得好生動

怒，似乎另外還有幾室，也不

想再進去看了。

二人順着走廊向看屋門走去

，剛走到出口，便有一個館員

，上前向他們勸說着：

「二位先生換一換新的神經

罷！」

「甚麼新的神經？」市井徒

問着。

「那發財的新神經。」

「我們不要這種下流的神經

！」田舍公憤憤地。

「好，你罵人！罵人也可，

你給錢罷！」那個館員轉過臉

去，掀動着後脖頸上的喫錢的

嘴。

市井徒就照着那嘴吐了一口

唾沫。

那館員並未生氣。

「好，等我回頭報告館長！

二人便走出了這千奇百怪的

新資源館。

走了幾步，在十字路口，看

見了一個瘦削的城民，大半如

是所謂體重三十公斤以下的銅

嘴罷，身上寫着：「汗珠大減

價，一滴一隻銅幣。」

那賣汗珠的行商，看見他們

走來，便喚了一聲：

「先生，你不要汗珠嗎？真

正老牌的汗珠，不是雨水呀

。」

田舍公心想這種買賣也真有

些特別，便搭言道：

「誰希罕買你的汗珠呢，我

倒要請教請教。」

那人嘆了一聲：

「我是長生鄉的鄉民，原來

是個莊稼人，因為我們鄉裏的

羅鄉長發出了一道生物禁絕令

，所以我不能再去為農，逃到

這買賣城裏……但是這裏却禁

止莊稼人入城，只准做買賣：

「我沒甚麼可賣，所以只好賣

汗珠，只消喝涼水，汗珠是源

源不絕的——」

「賣得動嗎？」

「呵，好銷路，一天總能買

出一萬來滴！」那賣汗珠的，

挺自豪。一面說着便用一隻注

射針似的玻璃管，對着胳膊，

抽出了兩滴汗珠，「先生，真

正老牌的汗珠，不是雨水！」

田舍公不得不買了，便脫了

一隻襪子給了他，並去接收他

的汗珠。市井徒問道：

「人們買你的汗珠做甚麼呢

？」

那人抽動着玻璃管，自己喝

了那汗珠：

「足見你們是外城人！我們

這城裏的金嘴的人，都要買汗

珠合在咖啡裏喝的，既美味又

有營養——這東西一滴有一億

零七千加雅里呀！我買的是真

正老牌的汗珠，不是雨水！」

市井徒和

田舍公心

想這種買

癆病，盜汗 治瘡劑

# 蘇苦那

效作用。且特  
佳。又對汗  
活。尤與良  
效。其與良  
各種病。有  
抗。作用。對  
練。而成。有  
最新。方。提  
效。成。分。中  
那。即。大。蘇  
已。經。應。用。自  
大。藥。房。總

上海崑山路一二八號



音却越趨越近似的，走了有三四分鐘的光景，纔在一間屋子的門口站下。

門上有一隻小牌，上面寫着「第一交易室」三個字。

邱城主已經走得氣喘了。親自上前用鑰匙打開了門，那好像是金幣和銀幣磨擦的聲音的交響樂，像暴風一般衝入了他們的耳裏。定睛一看，是一個寬敞的大廳，裏面有一百多個妙齡的城女，在那裏跳交舞。

邱城主把他們領到一張桌子坐下。

先請他們喝酒。然後，怪慚愧似地說道：

「方纔我們的雅片科長得罪二位先生，真對不起，不過，這買賣好做，請喝，請喝！」

繼續着勸酒。

「我喝不許多。」田舍公答着。心想那所謂雅片科長就是先前在街上對他賣雅片的那個漢子了。「我也太冒失了，竟得罪了貴府的屬員。」他在道歉着他失手打了那位科長。

「真對不起！」番館長搶着說。「方纔敝館員得罪了二位，呀，呀，哈，真真對不起！」

市井徒回想着他今天白日在新資源館那場喜劇說道：

「是我們無禮了，不過，我可不能要那種神經！」

「呀，呀，哈，請喝一杯！」

「喬館長自己先乾了一杯。」沒甚麼，沒甚麼！這買賣好做，請喝，請喝！」

喝了一會，那一百多個妙齡的城女便蜂子似地擁上前來，要求市井徒和田舍公跟她們跳舞。他們二人也只得胡亂挑選了對象逢場做戲地跳了一會交舞。

那跟市井徒跳舞的女郎，叫邱莎白，是邱城長的姪女，一面跳舞，一面私語似地：

「市先生，敝城的雅片呀，我的親愛的，您買一點罷！」

市井徒只是搖頭。

「您不買，我也自殺了，我的親愛的！」

那跟舍田公跳舞的女郎，叫喬利麗，是喬館長的女兒，也跟田舍公談着生意：

「田哥哥，那貪婪的神經，從前是不賣給外城人的，價錢非常便宜，我保管你買了這種神經換上，一定能利市十倍！」

「我不買！」田舍公乾脆地說。

「嘿，不信你不買！」

「我不買！」

「我的親愛的，一格蘭母纔要十萬個金幣，我的親愛的！」

跟隨着生意經第十二章交響樂的聲音戛然停止，跳舞也終了。

他們又都回到方纔的坐位。

邱城長拿出了一張契約書，是關於雅片一億兩的契約。笑嘻嘻地：

「市先生，請先生簽一個字」

「我不能簽字」市井徒拍了

一下子桌子。

「你如果簽了，我保你做駐

買大使，你不抽雅片我是知道的，不過，這是一筆財呀，：

市井徒要告辭就走。

「這買賣好做！不用忙，再喝一杯！」

館長也在那裏拿着「神經」

跟田舍公講着生意。

「很好的紀念品呀，帶回國裏，你一定會成一個百萬富翁的！」

「我不買！」田舍公站起來就走，館長一把拉住了他。

「再喝一杯！呀，呀，哈，

你不用，回去送給你們的長官也是件很好的紀念品呀！」

六

主客不歡，城主提議要到別的房子裏去休息。四個人便默然地走出了這大廳。忽然生意經第十三章交響樂又奏起了。向右邊的長廊拐去，在一個門上寫着「第二交易室」的屋子門前站下。

邱城主同樣親自用鑰匙打開了屋門，裏面黑洞洞的，不知是誰將電燈打開，突然亮起。

一看裏面有一百多個男子，

都荷槍實彈在那裏等着，看見他們進來，那一百多隻槍，便崩崩同時響起。

市、田二人一看情形不對，

待要脫身走出，那屋門却已經關得緊緊的了。

邱城主和喬館長走上了一個

講壇上面，坐在那裏，好像法庭一般。市、田二人就坐在下面了。

先是邱城主開審似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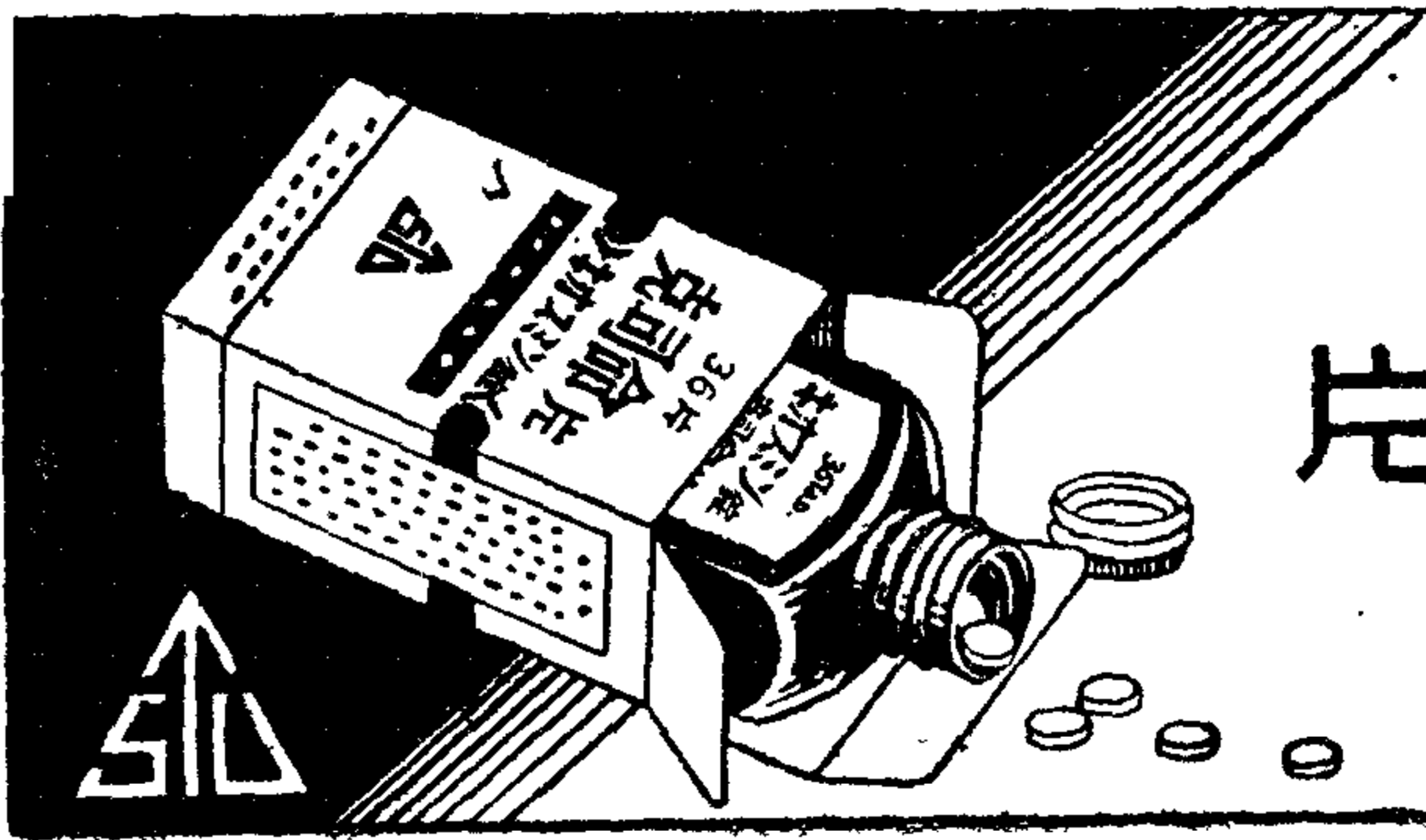
「據照我們買賣城的律法，凡有外城的人到此，非買即賣，必須得貢獻我們買賣城的發

— 新 藥 一

# 克司命片

## 止痢瀉整腸劑

上海參天堂株式會社  
上海江西路四五一號



展。喂，市井徒和田舍公！你們拿出一點東西來賣一賣罷！

「還挺有味！」

「買一點東西，當然是可以的。我這件衣服，脫下了賣給你罷。」市井徒果真脫下了上衣。

「請城主自用！」

「惱砍！」

「我這頂帽子呢？」田舍公

「這帽子我倒可以給邱吉爾

送禮，收下了。不過，衣帽都

不成！」

「究竟你們要買甚麼呢？」

市井徒問。

城主跟館長私語了一會之後

，慢吞吞地：

「血——那鮮紅的血呀！我

要買的。」

市井徒和田舍公喫了一驚。

「……」

「賣還是不賣呢？」城主呵

呵地笑了。「你賣也得賣，不

賣也得賣，這是我們買賣城的

律法呀！」

登時，第二交易室中的一百

多個男子又崩崩放了兩槍。

「左右！」邱城主吩咐了一

聲。「把吸血管拿來！」

一個男子拿來一隻一般粗細

的吸血管，一頭插在市井徒的

胳膊上的血管裏，一頭由城主

啣着：——

「不必過謙！還挺有味！只

是裏面缺少金屬質！」

館長果然接過去那隻吸血管

，一面吮吸，

「呀，呀，哈！新資源！好

香，好香！」

下面的市井徒覺得自己的渾

身，彷彿騰空一般，腦袋發昏

，臉色發青了。因為有二十個

人在把他，所以連動都不能

動。

「左右！」城主吩咐着。「

再嘗嘗那個！」

一個男子將吸血管由市井徒

的胳膊撤下，依樣插入田舍公

的胳膊上的血管裏。

邱城主怪焦急地將吸血管塞

入嘴裏，

「噙——」更用力地吸了一

口，

「這個血也不錯！」

然後打着飽嗝：「呃，呃，

我喝好了，呃，館長，你再嘗

嘗這個，呃！」

館長接過，便貪婪地吮吸着

。館長接過，便貪婪地吮吸着

。館長接過，便貪婪地吮吸着

。館長接過，便貪婪地吮吸着

。館長接過，便貪婪地吮吸着

。館長接過，便貪婪地吮吸着

。館長接過，便貪婪地吮吸着

。館長接過，便貪婪地吮吸着

城主掏出了雪茄，抽着：

「血跟菸一樣，吸頭一口最

好，呃，呃，館長，對不起，

這兩個頭一口，都，呃，讓我

嘴饞了，呃！」

「那裏，那裏？」

城主按了一下電鈴，一會走

進來一個人，拿來一隻自來水

筆和金錶，交給了城主。

「喂，市先生和田先生！給

你們血錢！」然後把他們進城

時賣掉的自來水筆和金錶當作

血錢，給了他們。

市、田二人已經被吸得頭迷

眼花，過了一小時的功夫，纔

發現自己們已經不在城主公館

，坐在城門以外的一棵柏樹的

下面。

「險些送了命！」市井徒揉

着胳膊。

「這猶太的吸血鬼！」田舍

公罵着。「我們笑話那城裏的

賣汗的，我們竟賣了血。」

似乎是在夜深，天上的星光

在閃爍。

「我們怎麼會到這裏的呢？」

市井徒望着天上的星光自言

自語似地說。

「都是因爲你亂走，不走那

正路……」田舍公埋怨似地說

。市井徒站起身來。

「也看不見路。」

「反正是得走的，天上有北

斗，只消辨得出來方向，總不

會走不到的……這個地方又黑

又冷。」市井徒拉着田舍公的

手。

「我站不起來了，我的血叫

那猶太的吸血鬼吸得太苦了。

田舍公緩緩地站起。

「這似乎是一條路，一條到

東方去的路。」

「噙。」

北斗顯得越發明亮。

二人手攏着手，小心着向前

走着。

（乙酉四月在新京）

作者本名徐長吉，新京東長

春大街一一七號居住，藝文書

房社長，北京大學卒業，長篇

小說「平沙」短篇小說「奮飛」

等皆爲其出版，昨年於南京大

東亞文學者大會爲滿洲代表來

華。

VITAMIN A & D  
HALIVA

膏藥巴利哈

無任何頑固皮膚  
疾患者皆能迅速治愈



學文洲清給介

當第二國高二年生勤勞奉公隊往目的地出發的這天，二年乙組學生胡景貴心中充滿着空前的快樂。

勤勞奉公隊員們出發時的愉悅，說來本不足奇，無論何省何縣的任何一個勤勞奉公隊伍，當就要踏上報國壯途的時候，莫不是



帶歡喜，而現在呢，時節又正在仲春五月，道邊的婆婆丁花堆錦般地盛開着，柳絮迎着微風嬌柔地飄蕩，一行之中對此佳景麗日，踏行在鬆軟如棉，新近築成的國道上，固然都覺到稀有的舒服而在臉上呈現着新鮮的喜悅，但在二年乙組學生胡景貴的心中，所充滿的快樂却遠在這些之上。

行走間眼目之所睹，當然也不外鮮嫩豔綠的柳梢和漫無邊際碧色的原野，注視着這路旁的景物，默默良久，胡景貴也沒有和同學交過一言，胸中一股勝利的歡欣，不住地激蕩着，印象是那麼深刻，以一個未滿十七歲的少年的熱意終於把一個七旬老叟感化過來，祖孫之間的骨肉之愛，相對感激的談話，老人含淚的眼睛，衰弱的瞳孔……，在充滿着快樂的胡景貴的面前，這許多影像，不住地再現。

三月四月之交，天氣猶未甚見暖和，春天按說本是生動，活潑的季節，而在胡景貴的祖父，却依舊是殘秋和枯冬的感覺。老人的脾氣，近來說不清怎會是那樣的壞，每每從早上就尋覓細故生一肚子悶氣，日間但有不順，便又罵不絕聲。晚間喫飯之前總得喝半碗酒，酒下肚後，追想着從前的豪華，隨後再提到現在，牢騷或不滿的言語，就又一時沒完。

家人們對這老人大都敬而遠之，敬茶或敬烟之後連忙匆匆避開。老人漸苦於不得發洩的對象，性情便越形暴躁，買烟沽酒的人歸回得稍晚一點，不是破口叫罵，便是信手摔毀東西。

胡景貴的父親天天早出晚歸，公廳的事情太忙，星期日都不休息。如此則買烟沽酒和充作老人發散牢騷的對象，漸

成爲胡景貴每天分內的事情。

春季開學不久，學校當局因爲夏日的勤勞奉仕時日較長，對於學生們的課業不免略行加緊，春日雖說天長，但用功的學生是誰也不肯捨棄夜裏的時間的。一天晚上，胡景貴正對燈孤坐演習幾何的例題，就被突然進屋來的祖父厲聲逼着到前邊鄭家小鋪給打酒去。

胡景貴只好接過來瓶子悄然出戶，衝着污風和春寒往前邊去了。

近頃，老人確也遇事性急，並且毫不肯替別人着想，而完全以最大的惡意猜測旁人。即以今晚打酒這事來說，胡景貴出去也不過二十分鐘之久吧，老人就在屋裏自言自語地高聲叫罵起來。

「景貴這小子，越來越他媽不中用！叫他幹點事呀，沒有一回痛快過……！今天是我喝酒，設若是來客人喝酒呢？人家他媽等得起嗎？」老人語聲沉重，緊迫。

屋內依然默默，並無一人搭言。

「人就都死絕啦？看我這麼性急，沒有一人在意！」

老人吵罵的言語，一直繼續到胡景貴歸來的時候。景貴進屋把空酒瓶擱在桌上，向祖父說明了連走四家偏都無酒的話，話還沒有完全說完，老人就伸手重重地拍着桌子。

「沒有酒賣，也該早點回來告訴我呀……我都不信，憑錢買不着酒！」

「明兒下晚再喝吧！爺爺，你老也忍

耐點吧！這時不比從前，甚麼本來也都難貴……」胡景貴柔和地向祖父勸解。

「呸！甚麼東西？你他媽也敢來管我！臭孩崽子，懂得啥！念兩天半書，也要來管我啦！」說着把面前那空酒瓶摔在了地下，碎玻璃崩了滿屋。

罵聲仍未斷絕，噪音却已嘶啞，老人一直嚷到夜深，飯是一口都沒喫。

因爲抽烟，祖孫之間，也曾有過衝突。

那是祖父把胡景貴父親從公廳領來的配給烟完全抽淨了的一天早上。胡景貴拿着通帳和米口袋，剛要往配給所去，這老人就從背後拍了胡景貴一把。

「景貴，我一棵煙捲也沒有啦，領米等下响再說，先給我買兩盒天壇煙去！」

聽了這話的景貴，不禁回頭一楞。

「抽煙雖說小事兒，斷了哇，一時也不行。」望着孫兒，說話可挺和氣。

「爺爺，這可是領米的錢！」胡景貴這麼接了一句。

「今天不是還有喫的嗎……領米等下响你爹下班，你再和他要。」

「不，爺爺，那不行！」

「好，小雞種！你敢違抗我……！翅還嫩哪……！真打算氣死我！」老人又聲色俱厲地嚷。

「你老先別生氣，你老聽我講！像如今這樣苛烈的時局下，抽煙，喝酒真得

節制一點，不領米，一家人沒飯喫，爺爺就不肯替旁人稍微想想嗎？一胡景貴唔咽地叨唸着，兩隻眼睛懇切地望着祖父的臉。

「好，好，小雜種……」老人氣吁吁地喘着，瞪着溜圓的眼睛，好久也沒說出來一句完整的話。

「學校老師常說，如今是東亞十億人民生死存亡的重要關頭！在這非常時局下，大家對諸般享受應該多加節省，集合人力和物資，爭取最後勝利！爺爺，你老不是也常提當年常受英美美國人的欺凌嗎？……我看今天這煙捲還是不買吧。」

文

友

「好……」老人氣得臉都變了顏色。

「配給煙一盒，纜三，四毛錢，私買呢，一盒要八，九塊！這暗盤買賣就無異破壞我們自己國家的經濟，爺爺，我們還是別買這私價的煙捲吧！」酸着鼻子勸解着爺爺，末尾這兩句話，沉沉地加重着語氣。

「……我就癮着，好……」老人渾身微顫，語聲漸轉衰微，默默地眨了會眼睛，俄然又回過身去，沉重地打了個淒涼的唉聲。

唉聲或嘆息發自這老人口裏原也無足驚異，每當憤憤叫罵之餘，家人們也時常聽見他這聲息。失望，憤懣，忿恨，自暴自棄等等還都不能把老人的心境形容恰當。欲知老人的心境，便不能談及老人的過去的。

老人的過去，實已備嘗人世的苦辣酸甜，出生於清代同治末葉，家居沿海省

分，日動月染對於洋務便也通曉幾分，年青時人又機警，接近着基督教堂便練會了一口很漂亮的英文。光緒二十八年庚子之役以後，曾一帆風順屢次升遷，清末民初又被調來滿洲歷充匯豐和麥加利銀行的重要職員，之後復又升任亞細亞煤油公司的華籍經理，這時候，聲勢赫赫，雄耀一時，如此一直到滿洲事變前不久的時候。

與美英國人接觸既久，諸般生活習氣不免有所轉移，奢侈，狡滑，自私，不顧信義等等早於不覺之中浸入了他的血液，同時表現在他生活形態裏的也完全是物質的享受和盲目的崇拜科學，東洋固有的道義思想以及東方崇高的精神文化，他全都視同草芥。當年每逢規戒子女，他總以西洋偉人華盛頓，林肯之輩引為典範，反之，若本國的孔孟先賢，却都很少被他提起。當日，人選比較年輕的時候，每遇聖誕節或萬愚節，他總是想着各種花樣謀求熱鬧，晚近幾年，這些無聊行事多行不通，在他覺着無上遺憾。

年來，與他同時的一般老友，大都衰老或星散，這老人便愈形寂寞起來，大東亞戰爭勃發之後，情勢又驟轉變，國內情勢緊張，國民挺身助戰，目睹此景的這位已入於老邁之年而處運不佳的人，便事事感到落伍，處處不合時宜。自肅自戒的清淡生活，常激起他極大的不滿不平，性情是越來越壞，有如前文所述，暴躁，焦灼，發洩牢騷，竟漸漸讓人都不敢接近，因之他便越形孤獨。孤獨，寂寥之極，便把人陷於無以自

拔的苦景中，子孫的供奉，戰時自然不比平時，老人便常以侍候不周為口實，發作着他那不近人情的脾氣。

作兒子的把事情觀察得非常清楚，雖然明顯地看出這老年人遇事矯情過甚，但是念及養育之恩和親子之情，對於這風燭殘年的老翁，總不肯過於拂其心欲。每日又忙於辦公廳裏的許多公事，天天早出晚歸，除了晨昏定省之外，也很少接近自己生身的父親。

老人家性情的變化，在他看來也未嘗不感奇異，時間本是不停地向前流轉，自己的父親呢，却偏偏停留在十數年前那條無法移動的線上，以十數年前的宇宙觀和人生觀而活在今日的世界裏，無怪乎總是苦惱，總是煩憂。

倒退三十個年吧，那正是自己是現在的景貴這般歲數的時候，父親正在南滿臨海重鎮營口牛莊兩地銀行買辦的任上，彼時的父親正得支行長英人斯蒂姆遜的信用，事情得意到極點。家就住在營口支行的後院，和支行長英人斯蒂姆遜的住宅僅有一牆之隔。

寬厚的青磚砌成的高牆，象徵着支行長的高貴和大英不列顛帝國的莊嚴。牆外有一株古老的柳樹，兒時總好淘氣，時常攀援這株柳樹，偷偷眺望支行長院裏的一切。水射，涼台，花園，網球場，都是他處所不能見到的陳設，每逢人家在隔院打網球或是在涼台舉行茶會的時候，自己總禁不住那言笑的聲音和高昂的歌聲所誘惑，而悄悄爬上柳樹，往裏邊望一回。

女人放肆的嬌笑，留聲機裏的音樂，斯蒂姆遜肥胖太太的高歌，賓客們鼓掌喝采，一切一切，都表徵着這兒另外一個高尚，雅潔而和樂的世界。

然而，却也有樁令人駭異的事情，是每當深夜在他們白晝集會的地方常常發出一種悲慘，哀痛而淒涼之極的聲音。已經非止一次，幾乎是夜夜可以聽到，兒時大都迷信兇宅鬼異的荒誕，於是當其一月夜慘聲再起的時候，糾合了一個同窗伙伴，連氣都不敢喘地爬上了那株古樹。

倉卒地上了樹，一時並無所見，月光下審視多時，纔恍忽看見涼台之上肥胖的斯蒂姆遜太太正拿着一件看不清楚的東西，一下下地往使女小蘭的身上貼。那悲慘的聲音，就發在使女小蘭口裏，肥胖的斯蒂姆遜太太却一聲不響。對此情景，誰還有甚麼不明白的！表面慈祥的斯蒂姆遜太太，專在夜深責打小蘭，細聽小蘭的聲音，可以斷定所受的一定是一種非常的刑具，夜深聽這種號叫，不論是誰沒有不心酸的。

素日每在院裏遇見使女小蘭，總見她淡淡的一聲不響，縱是嬉笑，也都極其勉強。她到底受的是甚麼刑罰，彼時始終無從知道，只知道，此後不久，就再也沒有看見那十四，五歲的聰明姑娘——使女小蘭。

事後想起，小蘭所受的刑罰，縱使不是電刑，至少也該是一把鋒利的錐子，那慘號的聲音，即在三十年後的今日依然能敲記起，哀痛，淒慘，尖銳而微細

的號叫，平生還沒有聽見過幾回。人間慘極的聲音，居然會出現在那樂園般的支行長斯蒂姆遜住宅的那面，這真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啊。說給父親，會遭過一頓申斥，責備自己不該深夜爬樹。一年，兩年，不見小蘭，事情也就忘了，但是那肥胖的，面現慈祥的斯蒂姆遜太太，自己却永遠不敢再行接近了。

父親和斯蒂姆遜支行長相處得像是非常之好，至於後來怎麼被調到中滿奉天一帶來的，少年時代的自己，終歸不太清楚。之後，跟着父親輾轉遷移了許多地方，認識了同樣的一些碧眼黃髮的英國人，綜合所得的印象，大致也都一樣，狡滑而善於作偽，自私而不顧信義，臉上永遠堆着笑容，笑容的後面却是一付猙獰兇狠殘酷之極的樣相。

作兒子的把事情觀察得非常清楚，雖然不能糾正老父的錯誤，但是總可以把自己的觀察告知給自己的兒子。自己在少年時，迫於父命專攻外國書籍，對於自國的國學就沒有立下較好的根基。這實在是一件深深遺憾的事情！有時就常跟自己的兒子說過這樣的話：

「景貴，人總不能忘本哪！求學也是一樣！多讀點我們東方的古典，將來管幹甚麼也都是個根基！半部論語可以治天下，這話自有牠的意義。讀遍了莎士比亞的全集，也學不出來一篇通順的文章啊！」

「英美國人笑在面上，壞在心裏，英國從中古就是個有名的海盜國家！美國

呢，口稱尊重人道，解放黑奴，到現在黑人在美國也仍然沒脫開奴隸的地位！傳基督教，普救世人，不外是變相的文化侵略啊！」

自己的兒子，把眼睛瞪得銅鈴似的望着自己，父親每說完一句話，他就點一下頭。自己面前這雄糾糾的十七歲的少年，不正是三十年前自己的縮影嗎？

老人家越來越壞的脾氣，只見有增無減，發作起來，竟不容旁人說一句話。兒子早出晚歸，總算避開了他的鋒銳，孫子呢，幼稚的心裏却總想怎樣把這老朽的爺爺感化過來。

但是，想感化過來這年邁的老翁，又豈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呢？身軀僵硬，血脈也漸沾乾，行動遲緩，所有這老人的舉止動作，無不在表示着老人倔強的性。而且又有時喜怒無常，時而喧嚷無度，時而靜默無言，縱使是如何有力的一段言辭，恐怕也難以斷定在他身上是否會發生効力的。

不過，我們有句諺語：「誠之所至，金石為開。」胡景貴的成功，也許就是在於這「誠」。那幾日，常見他低首徘徊，苦苦沉思，夜裏反側既久，往往也得良策。

下文的一段悠長記述，是敘說胡景貴感化祖父的經過，希望讀者大家們，耐些性兒仔細地閱讀。

這一日，天氣很好，胡景貴在午前突然就從學校告假回來，懶快快的跟誰也沒說話。

午後，喫了些東西，之後便望着窗外春風裏搖曳的樹枝默默發呆，佇立在窗前，時間漸漸久了，如此則不免惹起家人們對他的注意。

「景貴這小子，今兒怎麼啦！一聲不響，有他媽甚麼心事？」飯後正吸着煙捲的祖父，冷丁地就嘆了這麼幾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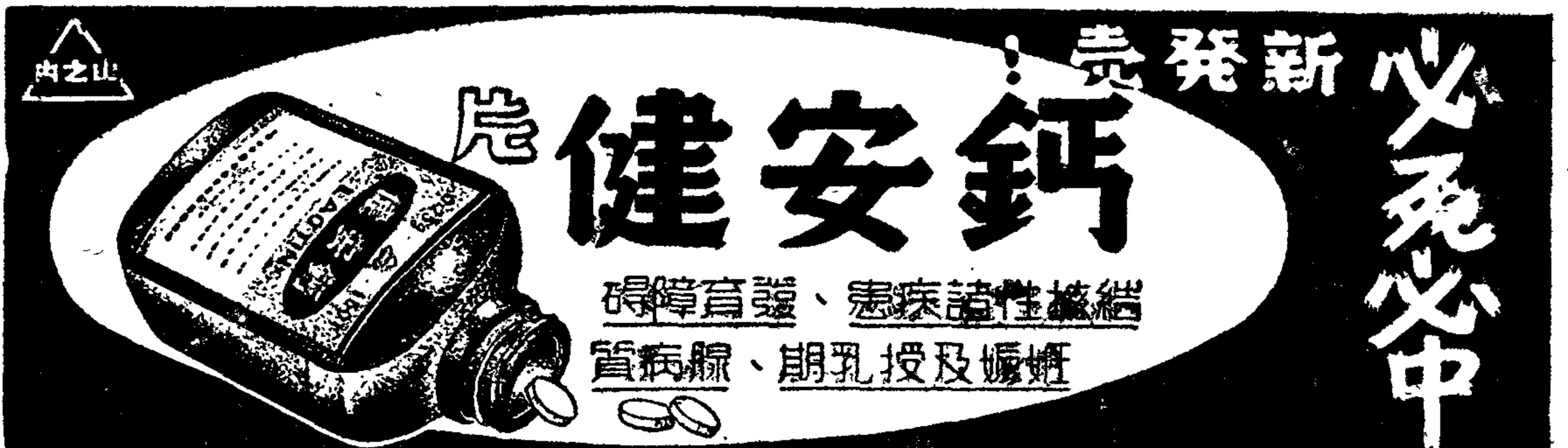
胡景貴緩緩地回了一下頭，並沒有言語答應，近於痴呆地望了望大家，又轉身朝向窗戶凝睛出神。

祖父喊了他兩句，他也沒有明確的答應，祖父叱罵了他兩句，他也只是悄然低下了頭。沒精打彩地這樣一直到晚上，電燈來了以後，他和每天晚上一樣，照例又拿出書來在燈下閱讀，只不過今晚的情形與往常有些異樣，對着書本，只是瞪眼發呆，許久也未見他動過一動，許久也未見他翻過一頁書去。

家人對他說話，也總得不到他一句明確的回答，舉止動作雖仍一如往日，只是都覺得他精神壞得厲害，彷彿是失去魂魄似的。

及至次日，家人們對他的關心就都漸漸加重，早晨起來，許多他應做的事情，他還都照舊地做完，僅只神色之間，有些異於往日，他很少和旁人說話，就是說話，聲語也特別微細。家人託他的同學，替他告三天假在家休養，他也只淡淡地眨眨眼睛沒有說出甚麼。

一日，兩日，三日都這麼馬虎地過去了，三日之間，祖父對他的態度也多少有些變化。起初，還不斷地向他叱罵，後來逐漸地對這近於癡呆的孫兒，多少露出些關心的樣子來。叱罵是聽不到了



**新發貴！**

# 鈣安健

結核性諸疾、發育障礙  
 妊娠及授乳期、腺病質

中之山



，代替這個的也只有怒目相視。到第三天，連怒目都不曾再有，早飯的時候，老人居然竟說出這樣的話來：

「這孩子像有了甚麼病，應當想法給他看一看哪！」老人一邊喝着茶，一邊這麼說。

家人們當然要尊重老人所說，午前就領他到一位此間著名的內科醫生那裏詳細地診察了一番。授着醫生的囑咐，按時喝着藥水，但是胡景貴的病勢非但不見轉強，而且反而越見沉重。

到星期日這天，胡景貴的食慾就漸見減退，同學們來家探視，他躺在床上眨着眼睛，也沒有說出適當應酬的言語。人顯然是有些消瘦了，眼睛也昏暗無光，同學們走後，他翻身朝裏昏沉沉去，下晌就沒有喫甚麼，晚上也沒聽他說過餓。

如此一來，家人不免着慌，而在家人之中着慌最甚的，要算胡景貴的祖父。這老人兩三天來也很沉默，狼命地吸着煙捲，兩隻枯乾的眼睛，總不肯離開胡景貴的身邊。

「景貴這孩子也沒有熱度啊，怎麼就總昏沉着呢？」摸撫着孫兒的前額，老人自言自語地說。

「孩子，你覺得怎樣？」他看見胡景貴睜開眼睛了，他連忙又問了一句。

「不怕的……」躺在床上的景貴回答得極不分明。

老人親手端過來一碗熱熱的麵湯，坐在床榻的邊沿上，愛撫地審視着胡景貴消瘦的面容，若有所思。只此一個孫兒，遺隔了一輩的祖孫之間的骨肉之愛，

今晚這燈下表露得十分清楚。

「孩子，爺爺問你句話！」不知甚麼時候，老人竟突然握起胡景貴的手來。

景貴又睜開眼睛，柔和地望着年邁的爺爺，多紋的瘦臉，如霜的雙鬢，從來沒有覺着爺爺像今天這們可愛過，被裏被捩着的那一隻手，也用力握起爺爺的手來。

「總得先少喫點東西！看麵湯都要涼了！」老人極親和地說。

「我不餓……爺爺……」是景貴低聲而微顫的回答。

「好歹少喫點！」老人又懇切地。

「……」聲音微細而模糊，躺在床上微微搖着腦袋。

「好孩子，別讓爺爺着急好不好？」老人聲音咽咽，鼻孔裏透着酸辛。

「……」似乎是跟爺爺說了點甚麼，但是極不分明。

老人苦苦勸到夜深，胡景貴到底沒肯喫下那碗麵湯。老人並不灰心，依然殷殷勸食，躺在床上景貴，不知何時竟又昏沉沉去。

事情頓顯嚴重，因為胡景貴已經兩日夜沒喫一口東西。家人們因此都極掛慮，而其中焦慮最甚乃至片刻不能安心的還是胡景貴的祖父。

老人憂愁的程度已將影響到自己的健康，連夜咳嗽因而睡不扎實，今晨早飯的桌上，老人食量即已見減。

自己食量雖減，心中却極其惦记那獨生的孫兒。早飯之後，他就張羅着熬了一鍋糜亂的稀飯，趁熱緊忙端到了孫兒

的跟前。

「孩子，你無論怎的也勉強喝口粥吧！」站在景貴的跟前，眼睛都發了直。

午前，胡景貴的精神比較稍微良好，神志清醒，現在正凝目沉思。看見祖父殷殷勸食，他嘴角擠出一絲苦笑。

「爺爺，我不想喫。」他慢吞吞地說。

「不行，好孩子，你總得喫！」老人語聲酸楚，話說得極沉重。

「我不覺餓呀，爺爺……」

「餓不餓，你也得喫點飯！」老人又摸著胡景貴的前額急急地說，「這粥是爺爺親手給你熬的……」

「那麼我要求爺爺一件事，你老若答應，我就喫。」胡景貴的眼睛角流下來兩行熱淚。

「孩子，你說吧！要爺爺這條老命都給你！」是老人爽快的回答。

「爺爺！頭一樣，你老從今天起，忌了煙捲和酒……此外一些不必要的花銷，你老也都要免掉！」胡景貴有氣無力地說，眼睛直丁丁地望着爺爺，「再是，我還有許多多要勸你老的話，你老都得完全聽啊！」

「孩子，你先喫點飯！」老人臉上毫無表情，「你說的，爺爺完全答應。」

胡景貴推被翻身坐起，眼角的熱淚流在大鼻的兩旁，倚着牆從老人的手裏接過粥碗，堆着微笑喝了一大口粥。

「你老能答應我，真比甚麼都樂！」一邊喝粥，一邊說，「爺爺，回頭我給你老細講，爲甚麼起的這一次的大東亞戰爭……」

倚坐在床沿上的老人，安靜地聽着病的孫兒的講說。

「這一次的大東亞戰爭，乃是解放我們東亞十億人民的戰爭。近百年來，美英在我們東亞的壓力，對我們的文化，經濟的諸般侵略，大概你老知道的比誰都要清楚。

「多少施給與我們一點甘甜，利用我們的勞力維持他們的利益，盜竊我們的物資，輸入他們惡性的文化，這乃是他們一貫的作風。爺爺，東亞近百年來的歷史，差不多都在你老的心裏，試看英國的吞併印度，美國的經略菲律賓，美英共同將經濟勢力侵入的中國和我們滿洲，當年不是永遠被他們掠奪滿載東洋

純正疏份亞密劑



上海塘沽路四二一號

各種物載回他們本國麼？

「你老常常提到的庚子拳匪和當年的鴉片戰爭，當然也是由於我們的民氣較低，然而主要還是因為他們對我們過甚的侵略。弄得我們總也不得抬頭。」

「康德八年十二月八日，真是東亞十億人民永遠記念着的一天，戰爭開始當時，就發揚了我們東方的威武，樹立了驚動世界的空前大戰果。」

「到今日說來，已經三年有餘，敵人爲謀取短期決戰，纔不惜大量犧牲，來入寇我們的近土戰局不能不說極其苛烈，但是我們應當確信最後勝利一定屬於我們！我們應當盡全力支持解放東亞十億人民的偉大戰爭！」

「爲了我們必須要戰勝我們的敵人，我們要忍耐一切，些許生活上暫時的不足，我們應當咬牙忍耐啊！苦到了盡頭，一定是甘甜，這道理爺爺一定知道。」

「現在敵人不斷以物資壓迫我們，所以我們也要極力節省我們的物資用在戰爭上去和他們周旋。他們倚仗物資，我們有堅決的精神！最後讓他們認識認識東洋固有的精神文明！」

「目前，對生活上的滿足，只好忍耐。至於不急的花銷，應當節省。爲國家，爲東亞，省出一些錢來，就是助長戰

爭上的一分力量，少花錢，多儲蓄，纔算是時局下的好國民。」

「許多國民應當負的勞役，爺爺年邁當然不能去做。可是，像輕微的工作，北方在我們家的院裏增產些蔬菜，種植些蓖麻，對家對國，都有莫大好處！爺爺，現在不正是春天四月嗎！」

「煙，酒皆能傷身，輕微的勞動却能健體，煙，酒的私買價錢又極昂貴，自肅自戒，時局下清淡的國民生活，我希望爺爺也能設做到纔好！如今外敵雖然來犯近土，確信我們必能將其完全殲滅！勝利終久是歸於正義的東方的！爺爺，我願意你老能相信這話。」

老人坐在床沿上側耳聽着孫兒講話，此刻的態度極爲冷靜。

實際說來，胡景貴所講的話，老人也並非不知道。只是這話出自病臥的孫兒口中，就覺得分外動人。過去的許多事情，雲煙般地都在他面前幻起，冷靜中似也覺悟到過去確實有些不對。

凝目看着孫兒的臉，心中不住地盤算。手中捏着的半支煙蒂，突然就被他扔在了地下，隨後又用腳狠狠地踏滅。

「也好，從這往後算少一宗累！」老人自言自語。

當天下午，胡景貴就起了床，看見爺

爺果真忘了煙酒，他心中自然非常高興，晚上，家人們在一起說話的時候，他就把這幾日的經過完全告訴了大家。

睡覺之前，把明日用的書包整理出來，快愉而安穩地一宵好睡，次日早晨就歡天喜地的上學去了。

當日，學校當局就發表了勤勞奉仕的日程，和許多出發前的必須準備事項。午後的功課，減少了一堂，同學們雀躍地都往家裏走去。

到家進了院裏，就有一樁事情讓他感到驚異，往日際在正是爺爺飯前飲酒的時間，今天却在院裏使鐵鍬挖地。

「啊，你老辛苦啦！」走到切近，給爺爺行過了禮。

「種點菜，夏天喫也香！」老人氣吁吁地說，「可是，景貴！你明天給我找點蓖麻的籽兒，靠牆腳咱也種兩棵」。

胡景貴臉上呈現着空前的歡喜，把書包送進屋裏，隨即出來，從爺爺手裏奪

下鐵鍬，快樂地挖着土。

這快樂確非筆墨所能形容的，這快樂一直延長到永久。夜裏燈前溫書既畢，他找出一張紙條，用墨水寫了這麼一行字。

勤勞乃人生修鍊的道場！  
勤勞乃人類福祉的源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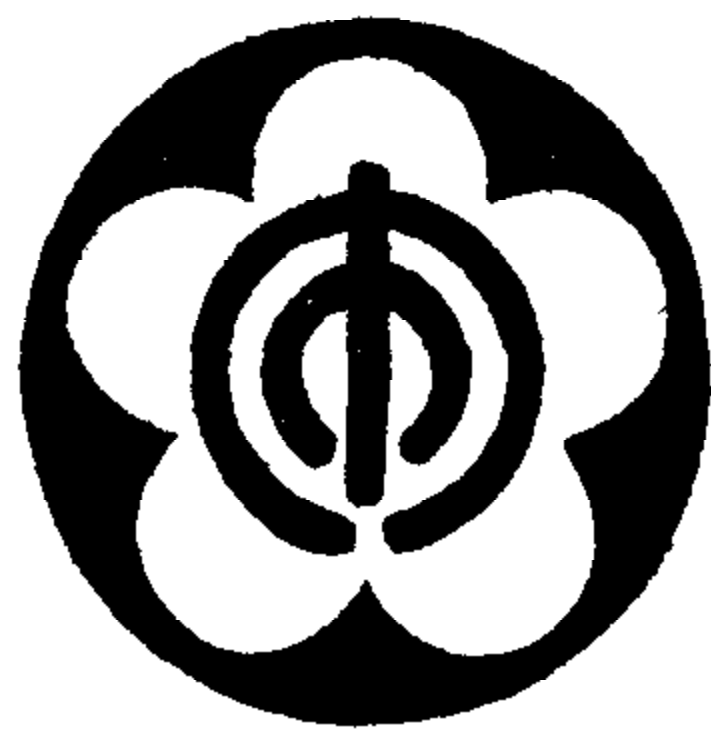
（稿成於康德十二年四月十六日）  
作者本名劉玉璋新京東三道街居住，滿洲雜誌社職員，哈爾濱法學院卒業，小說短篇集「花月集」「風雪集」爲其出版。

歡迎

投稿

歡迎

批評



# 上海特別市中央市場

## 經辦品目

地貨類 罐頭  
水菓 醃臘  
南雜貨 柏油  
北雜貨 豬油  
火腿 筋粉  
中紙 鹹醬菜  
雜柴 神紙箔

## 所屬組合並社會

開北本場	南市分場	滬西分場
中央地貨水果集配出資組合	南市地貨水果集配出資組合	滬西地貨集配出資組合
上海青果卸賣株式會社	南市上海青果卸賣株式會社	滬西樹柴炭業集配出資組合
腿肉醃臘豬油業集配出資組合	南市南雜貨業集配出資組合	南市樹柴雜柴炭業集配出資組合
南雜貨業集配出資組合	南市北雜貨業集配出資組合	南市中紙業集配出資組合
北雜貨業集配出資組合	南市中紙業集配出資組合	
日本人南北貨業集配出資組合		
神紙箔業集配出資組合		
中紙業集配出資組合		
樹柴雜柴炭業集配出資組合		
鹹醬菜業集配出資組合		
日商土產紙業集配出資組合		
調味酒類業集配出資組合		
藥材業集配出資組合		
筋粉業集配出資組合		

## 取極高

年額 一百三十億元  
以上

## 代表

市場長 陶 聞 齊  
副市場長 池 田 誠 次

開北本場 上海北西藏路蘇州河畔(舊四行倉庫)

電話代表(〇二)八四五三一

市分場 上海南市裡馬路五五四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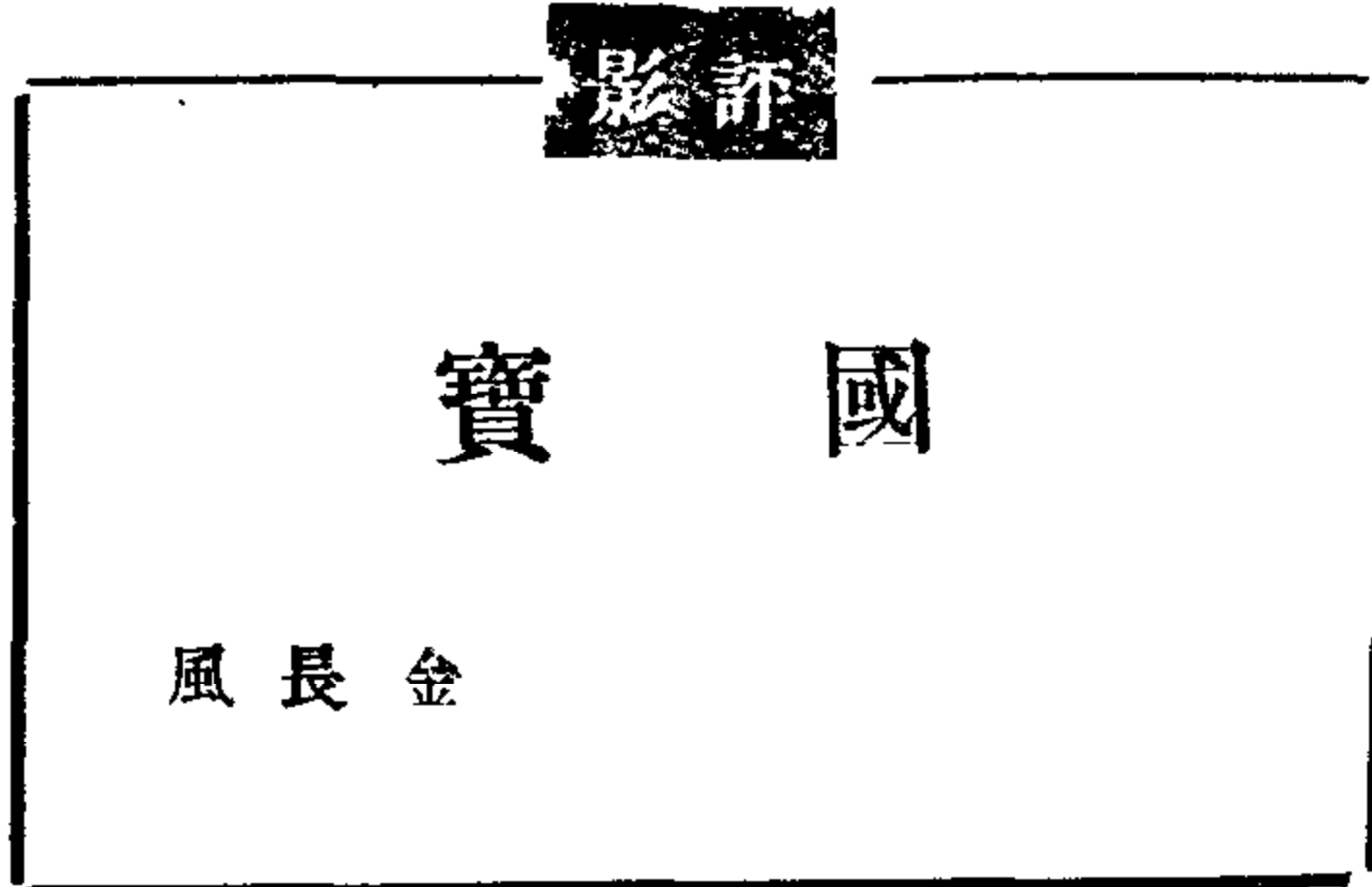
電話代表(〇二)七〇一六五

滬西分場 上海滬西長甯路中山路角

電話代表二三〇一五

杭州辦事處 金華辦事處

「國寶」所討論的，也還是「救救孩子」的問題，編導者（朱石麟）的着眼點是對的。我們並不想加以苛求，這較之「大地之花」兒戲什麼的作品，要高出一籌了。因為「國寶」還提供了一點意見。雖然是作者的意見。



在「國寶」裏，強調第二代國民的重要性：「孩子是國家的至寶」，「孩子是國家的元氣」，「好好的教養孩子，也就是盡了國民的一分責任」。這些口號的提出，容有不當，也無可匪議的。

編導者假借育嬰醫院院長（

黃河飾）的口，說出若果僅僅是母子之愛，尚不免於自私，應該把個人之間的這種愛，擴大起來，成爲天下赤子之愛，愛旁人的孩子，跟愛自己的一樣。這才對。

這些話，在我們看來，確實是值得嘉許的，因爲說得高尚，「育嬰事業」的需要發展，也襯托出其迫切性來了。因此，編導者在劇本的意識上，與劇情的展開上，大體是使人稱意的。雖然導演的手法，未見如何高超，但已經算是很努力了。

朱石麟的手法，向以細膩著稱，譬如如劇中；藝婦唐繼芬（顧蘭君飾）棄孩後，因見棄孩之慘局，復動天性，哭到於金宅大門前一段，甚佳，但是唐繼芬的所以棄孩，是由於貧困，家徒四壁，却是顧蘭君還穿着絲襪，一件青布旗袍，極

爲整潔，口紅也還是很亮的，這些地方，就與當時唐繼芬的處境，扞格不入了，不識導演怎麼忽視起來？

有好多鏡頭是應該刪除的，如繼芬投入金府爲奶媽，而決卜於菩薩，顧蘭君兩手合十，一本正經，實在是要不得的。還有黃河（飾育嬰醫院院長）的一篇當衆演說，也可以放棄。

顧蘭君在「國寶」裏，並沒有使人失望，不過，僅得一個「穩」字。有幾個鏡頭是很美的，在綠楊樹下，分開枝葉，凝目遠矚一節，與在醫院裏服務了，穿了白衣天使的制服，由中景而特寫，越攝越近，氣概軒昂，也很好。——還有複攝畫面一張，技巧頗爲進步。

公難得意時的姿態，這令，每令觀衆忍俊不住。

洪警鈴（飾一懼內之財翁）作爲丑角，調和劇中空氣，演來亦頗稱職。袁竹如以下，均不足道。

全劇的展開與結束，差不多是祇寫了顧蘭君一個人，視點集中在一個人身上，其餘的就得不到演戲的機會，這種「明星制」，是很壞的，希望編導者參考一下！新人也可以演，會演，爲什麼不給他們演？多多磨練磨練他們才是。

總之，「國寶」的主題很好，說得很清明，並不嘵嘵嘵，尚不失爲是一個佳片。



# 通屋奇應丸

小兒良藥

發 育  
強 化

中國發行處 通屋大藥廠

上海浦三路五〇號 各藥房均售

能保 除嬰 小四 兒季 百平 病安